退溪先生集 二十三

雜著
序
記

雜著

天命圖說後叙 附圖

滉自筮仕來寓居漢陽之西城門內者前後二十年而尚未與鄰居鄭靜而相識往來也一日姪子寯於何得所謂天命圖者來示其圖與說頗有舛訛問寯何人所作則曰不知也其後稍尋問之始知其出於靜而於是因人叩靜而求見本圖已而又求見靜而皆往復數三而後肯焉則滉前日之僻陋寡與爲可愧矣滉因謂靜

而曰今此圖與寄所傳者不同何歟靜而曰向
者學於慕齋思齋兩先生門下聞其緒論退而
與舍弟某講求旨歸顧患其性理微妙無所准
明試取朱子之說參以諸說作為一圖捧而質
疑於慕齋先生先生不以謬妄斥之置之案上
凝思累日請其誤處則曰非積功夫可輕議或
有學者踵門而至則出示而語之旣又質之思
齋先生亦不呵禁是乃兩先生誘進狂簡之意
耳非謂其圖之可傳也不意彼時同門諸生因
以謄本傳之士友間厥後吾自覺其非而改之

者亦多所以有前後之異而尚未有定本焉之
雲竊自愧懼願有以訂正而厚教之幸甚滉曰
然而先生所以不輕議是非者固必有深意存
焉而在今日吾輩講學如覺有未安處則又安
可苟同曲護終不辨其是否耶況士友之傳皆
曰會經兩先生之是正而仍未免有差則其為
師門之累不亦大乎靜而曰此固之雲宿昔之
憂敢不虛己而聽滉遂引證太極圖及說而指
點曰其誤不可不改其剩不可不去其欠不可
不補何如靜而皆言下領肯無咈吝之色惟滉

言有未當者則必極力辨難要歸之至當而後已焉而拜擧湖南士人李恒所論情不可置氣圖中之說以爲集衆長之資旣數月靜而以所改圖及其附說來示滉復相與參校整完雖未知其果爲無謬與否而自吾輩所見殆竭其所可及者矣於是揭諸座右朝夕潛心玩繹庶幾因圖自牖啓發其衷而有少進益也一日客有扣門過之者見而謂滉曰聞鄭生有天命圖而子爲之考訂者其謂是歟曰然曰甚矣鄭生之僭踰而吾子之愚妄也滉瞿然曰何謂也客曰

河洛呈瑞羲禹因之而作易範五星聚奎周子應之而建圖說由是觀之圖書之作皆出於天意而必有聖賢者作然後始可爲也彼鄭生何人而敢爲圖子亦何人而敢效尤歟滉起而拜謝曰書生信古率意抵冒僭越至此蒙吾子責譬之厚庶免罪過幸孰大焉雖然使斯圖違經旨出私見創立別義則不唯吾子之譏之人人所當攻之不唯獲罪於先正亦且獲戾於天矣今是圖也不過用朱子說據太極之本圖述中庸之大旨欲其因顯而知微相發而易曉如斯

而已何深過之有客艴然曰子欺余哉周子之
圖由太極而五行爲三層氣化形化又爲二層
此圖則只塊然一圈子耳何爲莫同也滉曰客
誠謂太極二五有三層耶氣化形化又出於三
者之外而別有二層耶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
太極也而二之化即一之爲也故渾淪言之只
一而已矣顧周子爲圖以示人不得不分而爲
五爾客曰然則此亦爲圖以示人何不如周子
分一而爲五乃反合五而爲一玆非其立異耶
曰各有所主濂溪闡理氣之本原發造化之機

妙不分爲五無以曉人是圖因人物之禀賦原
理氣之化生不合爲一不成位置皆不得已而
爲之者也而況就人位而觀之所謂分一爲五
者宛然畢具其義已備於濂溪圖說此不過即
圖說而畫出之耳非有異也客曰太極圖陰中
有陽陽中有陰而此無之太極圖無元亨利貞
而此有之太極圖無地與人物之形而此有之
何耶曰陰之自子至午爲陽中陰陽之自午至
子爲陰中陽圖與濂溪皆然也但彼主於對待
故包容在主之中此主於運行故當時者在裏

一本亦於下有其字

成功者在表其實一也濂溪圖說曰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性卽理也則彼所謂五行之性卽此元亨利貞之謂也豈可謂彼無而此有之乎若夫地與人物之形亦於圖說取之所謂眞精妙合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者非人物而何吾固曰此圖因人物之稟賦原理氣之化生而作則地亦一物也然則形人物而幷形地皆有所祖述子何疑有無同異於其間哉客曰子謂此於太極圖有所祖述者似矣然太極圖左爲陽右爲陰本於河圖洛書前

在于左卯右酉之方位固爲萬世不易之定
今圖一切反是而易置之不亦疎謬之甚耶或
曰不然此非方位之易置也第因觀者之於圖
有賓主之異耳何者河洛以下凡圖書之位皆
自北爲主而觀者亦由北從主而觀之是圖與
人無賓主之分故前後左右東西南北皆不易
也今此則圖爲主在北觀者爲賓在南由賓而
向主自南而觀北故其前後左右由觀者之向
背而互易耳非天地東西南北之本位有變也
此其曲折之似殊而意義則無不同也曰河洛

一本上字下有而字

先後天等皆由下而始而此則由上而始何耶
曰是亦倣太極圖而然也而太極圖所以必由
上始者請言其故自北面南而分前後左右仍
以後子爲下前午爲上者河洛以下皆然也其
所以然者陽氣始生於下而衛長以極於上北
方陽氣之始生也彼圖書率以陰陽消長爲主
而以陽爲重則由北而始於下固當然也至於
太極圖則異於是原理氣而發化機示上天命
物之道故始於上而究於下其所以然者天之
付畀在於上而降衷之命不可謂由下而上故

也今之爲圖一依濂溪之舊安得於此而有
其旨乎當初靜而因河洛之例由下而始改而
從濂溪之例滉之罪也曰太極圖之由上當午
方火旺之次此圖之由上當子方水旺之次是
何謂同乎曰太極圖旣以命物爲主則其圖之
上面乃是上帝降衷之最初源頭而爲品彙根
柢之極致與河洛等圖以消長爲主者自不同
也然則其圖之體只是竪起當中直看下來非
偏以南方爲上也明矣今爲是圖自人物稟生
之後而推天地運化之原則圖之上面固太極

圖之上面也而其所以爲上之位置等級則有不同焉蓋太極圖始於太極次陰陽五行而後有妙凝之圖妙凝之圈卽斯圖所揭天命之圖是也朱子云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信斯言也爲天命之圖當始於太極而今乃始於妙合而凝何哉從人物旣生後推而上之至於妙凝處已爲極致故以是當圖之上面而爲天命之際接其自五行陰陽以上則固具於天圖一圖而太極之無聲無臭又不待摹寫而亘於穆不已於其中矣然則圖之上面亦豈偏當木

[illegible]之次云爾哉曰然則獨不得如太極圖之中
北面南而置人物於其間耶且北爲上南爲下
亦有說乎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易曰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此言人極之立與天地參也天地之道主
北面南人生其間背陰抱陽亦主北面南而立
是爲正位可見其與天地參三之貴矣苟爲不
然天地則主北面南而人則自南向北背陽而
抱陰天地爲主而人爲賓則其名實向背輕重
貴賤皆失其當矣奚可哉且從來圖書以北爲

下者北非下也由氣之從下升上而言耳若此
圖自天地定形而言則固北極高南極下西北
高東南下又何疑之有曰人與禽獸草木之形
以方圓橫逆之類分之何所祖歟曰是本先儒
之說而靜而之辨亦悉矣滉未暇致詳焉曰然
則自天命而下心性情意善惡之分與夫四端
七情之發合於子思周子者可得聞其略歟曰
天命之圖即周子所謂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
也而子思則就理氣妙合之中獨指無極之理
而言故直以是爲性焉耳分人分物物物各具

一太極者本周子圖說之意而子思之所[illegible]
一心性之圖卽周子所謂惟人也得其秀而最
靈者也靈者心也而性具其中仁義禮智信五
常是也秀者氣與質也右質陰之爲卽所謂形
旣生矣者也左氣陽之爲卽所謂神發知矣者
也性發爲情心發爲意卽五性感動之謂也善
幾惡幾善惡分者也四端七情萬事出焉者也
由是言之圖之節節皆本於周子圖說而性情
之未發已發又豈外於子思之意歟而況欲以
存養於靜者是周子之主靜立極而子思由戒

懼致中之謂也敬以省察於動者是周子定之修之之事而子思由謹獨致和之謂也而惡幾之橫出卽小人之悖凶者也則吾謂此圖非私意之創立夫豈借重厚誣之言哉而學者於此誠能知天命之備於己尊德性而致信順則良貴不喪人極在是而參天地贊化育之功皆可以至之矣不亦偉哉客曰子以圖爲合於子思周子之道是鄭生與吾子果有得於子思周子之道者乎吾聞之也有道者積中而發外睟面盎背[illegible]在[illegible]必達在邦必達今鄭生之窮[illegible]

軻人皆背馳吾子之庸拙尸忝世所嗤外人雖
自知之爲難盡少自反而量己乃相與爲僭妄
之歸乎滉曰嘻噫吾始以容爲通人故隨問而
跪進之愚抱今使人大失其所圖矣苟如吾子
之言是有孔子然後論周公之道有思孟然後
學顔曾之學耶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之說皆
可廢耶自漢以下論易學者多矣皆伏羲文王
周公孔子之聖耶自宋以後至于當代談天人
性命之學者衆矣其人皆周邵程朱之賢也耶
夫士之論義理如農夫之說桑麻匠石之議繩

墨亦各其常事也子從而尤農夫曰是僭擬爲神農也尤匠石曰是妄擬爲公輸子也夫神農公輸誠不易及矣然舍是又安從學爲農工耶子之說行吾恐繩墨之廢絕而桑麻之蕪沒也昔蜀有籧篨者言易一句而得理君子取之傳於後世此豈必以籧篨者爲羲文也哉言可取則取之夫君子之取人也如是君子之不厚責於人而容其志尚也如是今子之言自吾輩得之以自考則爲賜甚厚在吾子責人之道得無險且隘耶子何忍恣爲是歟客於是儻然自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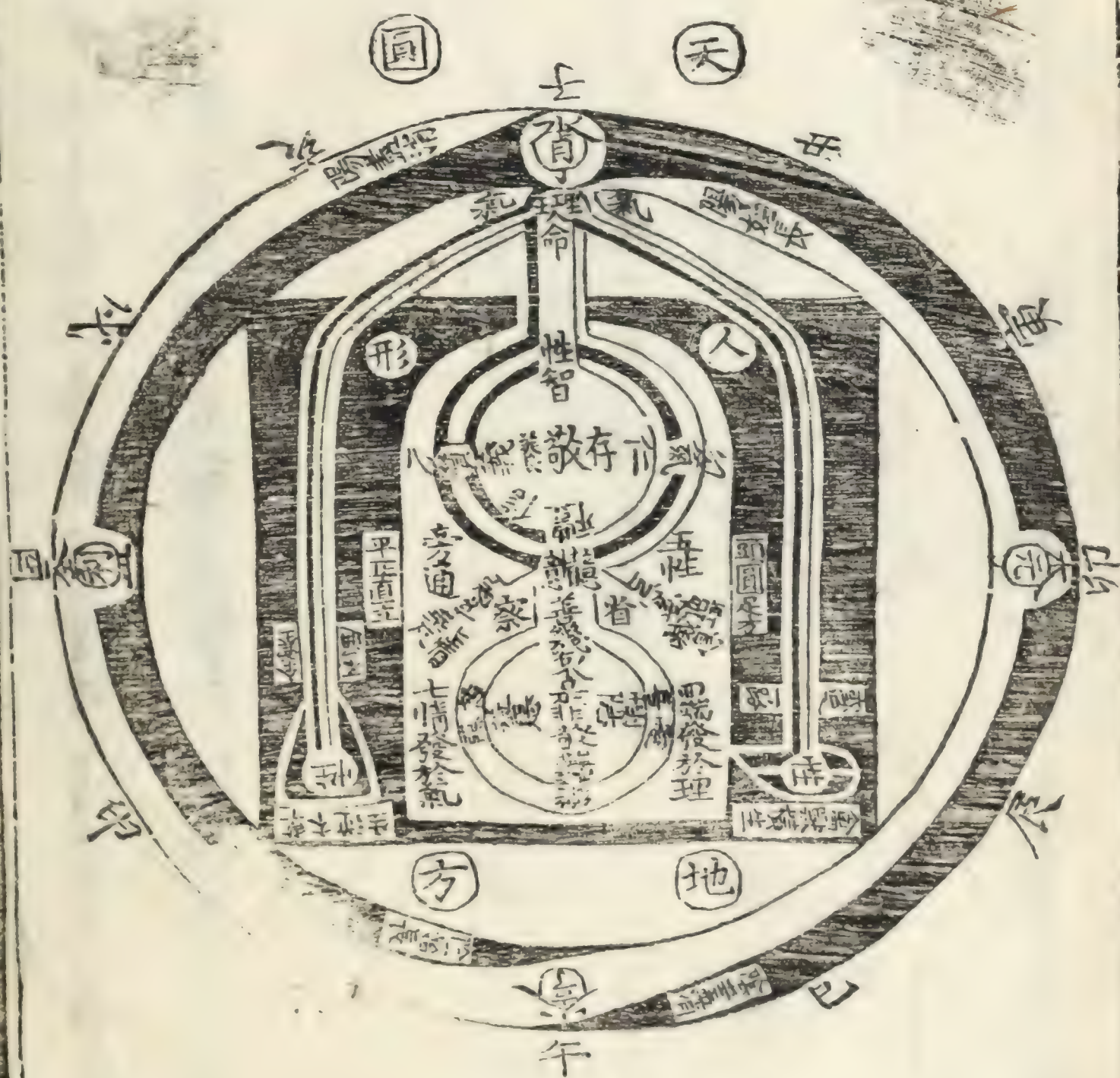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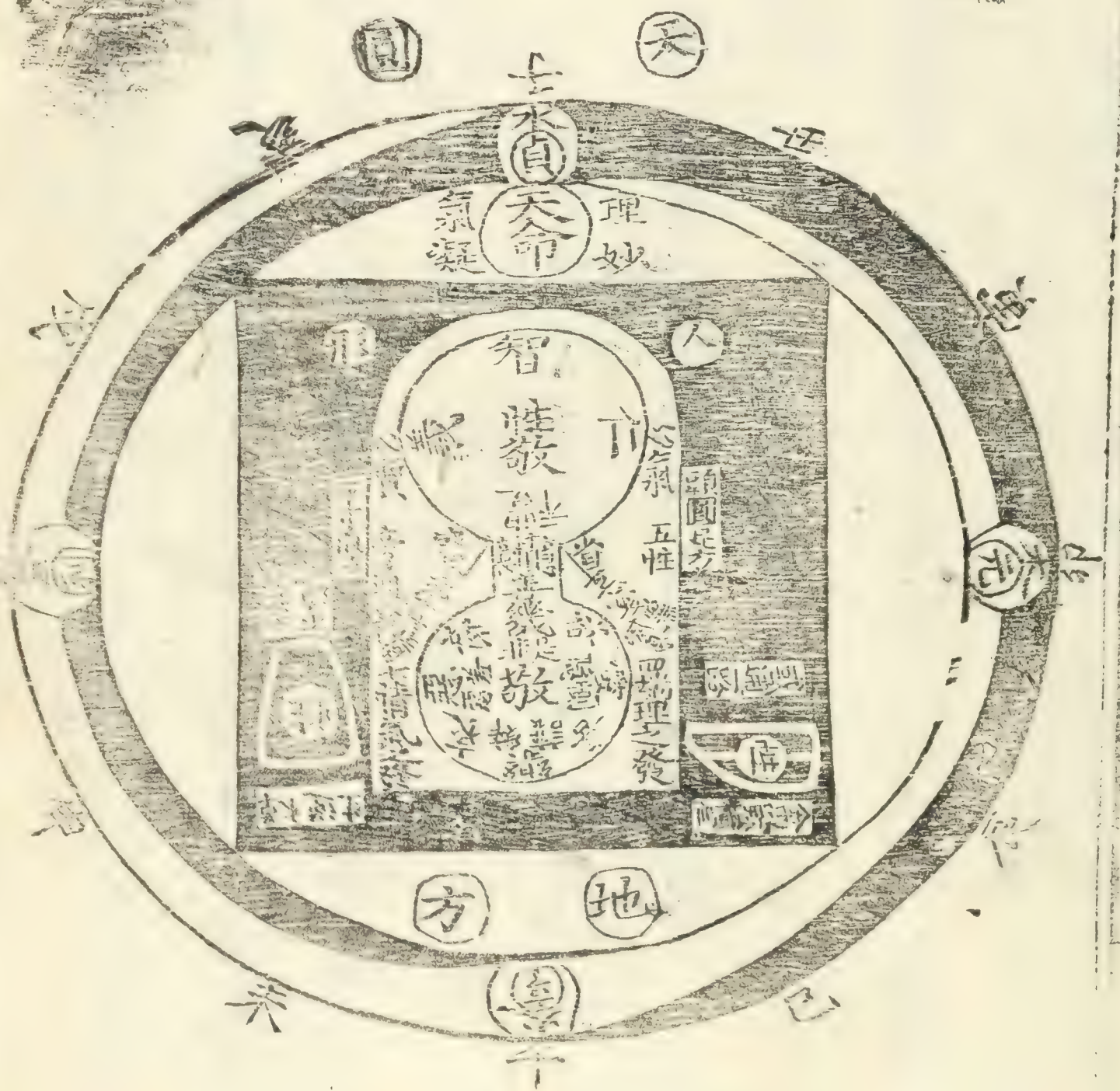
釋然有悟逡巡而去遂反關而錄其說以自警

且以示靜而云嘉靖癸丑臘平清涼山人謹書

天命舊圖

天
圓
子
天命
理
氣
形
人
性
智
敬
存
五性
平正直立
七情發於氣
四端發於理
方
地
午

天命新圖

天
圓
天命
理妙
氣凝
人
智
地
方

心經後論

滉少時游學漢中始見此書於逆旅而求得之雖中以病廢而有晩悟難成之嘆然而其初感發興起於此事者此書之力也故平生尊信此書亦不在四子近思錄之下矣及其每讀至篇末也又未嘗不致疑於其間以爲吳氏之爲此說也何見篁墩之取此條也何意其無乃有欲率天下歸陸氏之意歟既而又自解以爲朱子之學大中至正無墮於一偏之弊矣猶自謂有浮泛之失力戒門人以收斂著實工夫自今而

遡求之其從游之士私淑之徒或未能深體此意流而爲口耳之習者不少二公生於其後而任斯道捄流弊之意切不得已而爲此言是亦朱子之意耳亦何傷之有哉所可疑者草廬之爲陸學當時已有其議後世公論亦多云云又未知篁墩之爲人與爲學畢竟何如耳頃者橫城趙士敬因讀 皇明通紀錄示其中篁墩公事實數三條然後畧知篁墩之爲人與爲學乃如此於是慨然而嘆愍焉而傷者累月而猶不釋也蓋其三條內其一賣題事也而此事梗槩

會於孫樹裒談見之矣公與劉健齊名而嘗偶
言健短於詩健嗛之此獄之成健爲之也滉以
爲賂賣之事稍知自好有廉隅者不爲而謂以
公之賢求古人心學負天下重名而爲之乎況
彼時健方入閣用事安知其誣構發劾者不由
於承健風旨而然乎其二汪循之論謂公於勢
利二字未能擺脫得去此未知所指爲何事若
果有實事之可指則是自不免上蔡鸚鵡之譏
其於心學之傳固難議爲不然吾恐循也徒見
斯人曾被賣題之累因以勢利目之也則其事

之虛實既未的知又安可以是爲斯人之定
辛其三則陳建論公道一編說也其說云篁墩
欲彌縫陸學乃取朱陸二家言語早晚一切顚
倒變亂之矯誣朱子以爲早年誤疑象山晩年
始悔悟而與象山合其誤後學甚矣因爲之著
學蔀通辨編年考訂以究極同異是非之歸云
噫信斯言也篁墩其果誤矣其爲學果有可疑
者矣蓋嘗思之朱陸二氏之不同非故有意於
不同也此儒而彼禪此正而彼邪此公平而彼
私狠夫如是安得而相同耶孔子曰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子思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二者之相須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一而可行可飛者此實朱子之說也吾儒家法本自如此老先生一生從事於斯二者纔覺有一邊偏重卽猛省而痛改之故其見於書尺往復之間者互有抑揚此乃自用吾法而自相資相救以趨於大中至正之道耳豈初年全迷於文義之末及見象山然後始悟而收歸本原乎哉余未見道一編未知其爲說如何然執書名而揆其語其必謂道一

一本象山上有又字

而無二陸氏頓悟而有上朱子早二而晚一者

如是則是陸無資於朱而朱反有資於陸矣新

不亦誣之甚耶昔程允夫欲援蘇而附於程有

蘇程之室之語朱子斥之曰是無異雜薰蕕冰

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汚蓋亦難矣愚

謂篁墩之欲同二家殆亦同歸於允夫之見矣

向使朱子眞有晩同之實則陸氏之死也與人

書何以歎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而遽至此哉

又何以憂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

益愚者之過哉象山嘗告其門人曰朱元晦如

黍山喬嶽惟恨其自是已見不肯聽人說話不能盡記本語大意如此是則二氏之平日未嘗有一語相許以道同也而後人欲牽合附會强使之同歸豈可得耶其見旣誤則其心亦苟至以是著爲成書將以誤天下後世之人也殊不知已往之迹一定而難易是非之明無時而可揜其所勤苦而僅就者適足以見吾心之罅隙而來天下之譏議由是觀之賂賣之獄雖曰誣陷而勢利之詬恐或有以自召之也此說所以七百餘年而猶未釋者也或曰如子之言心經

一二不足尊信乎曰是則不然也吾觀是書凡經
則自詩書易以及于程朱說皆聖賢大訓也其
註則自濂洛關閩兼取於後來諸賢之說無非
至論也何可以篁墩之失而並大訓至論不為
之尊信乎曰其他固然矣至於末章之註也旣
以朱子說分初晩之異以草廬之說終焉此正
與道一編同一規模議論也子何譏斥於道一
而反有取於此註耶曰徒務博文而少緩於約
禮則其弊必至於口耳之習故朱子於當時其
憂之戒之之切誠有如此註所引十二條之說

其門人之述行狀又云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始頗指示本體云云則尊德性以救文義之弊非篁墩之說也乃朱子之意固然也篁墩於此但不當區區於初晚之分耳若其遵朱子之意贊西山之經註此於篇終欲以捄末學之誤實亦至當而不可易也況只引朱說而補以諸儒發明朱說之條未嘗一言及於陸氏之學以為朱子晚悔而與此合如道一編之所謂乎故滉竊以謂今之學者當知博約兩至朱子之成功二功相益吾儒之本法以此讀此經此註而不

[illegible]與道一編之繆參亂於其間則所以爲[illegible]賢之功端在於此矣其眞・之信之當如何哉許魯齋嘗曰吾於小學敬之如神明尊之如父母愚於心經亦云惟草廬公之說反復研究終有伊蒲塞氣味羅整菴之論得之學者當領其意而擇其言同者取之不同者去之其亦庶乎其可也　皇明嘉靖四十五年歲丙寅孟秋日

眞城李滉謹書

心無體用辯

滉爲學淺陋惟知謹守先儒定本之說白直加

工而猶未通解此外幽深玄妙之論實未暇及也故前此朋友間雖有以心無體用一句來問者曾不以是入思議今得金而精所示蓮老書尋以此句敷衍爲說要相辨質其立意奧邃未易窺測姑以所聞先儒心有體用之說明之而其說皆有所從來其以寂感爲體用本於大易以動靜爲體用本於戴記以未發已發爲體用本於子思以性情爲體用本於孟子皆心之體用也蓋人之一心雖彌六合亘古今貫幽明徹微而其要不出乎此二字故體用之名雖未

見於先秦之書而程朱以來諸儒所以論道論心莫不以此爲主講論辨析惟恐不明而陳北溪心說尤極言之何嘗有人說心無體用耶今蓮老之言曰心固有體用而探其本則無體用也滉聞程子曰心一而已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今旣指其有體用者爲心則說心已無餘矣又安得别有無體用之心爲之本而在心之前耶又曰動靜者實理也體用者虛說也道理本無體用而以動靜爲體用也滉謂道理有動有靜故指其靜者爲體動者爲用然則道

理動靜之實卽道理體用之實又安得別有一道理無體用者爲之本而在動靜之先乎又曰體字起於象上用字起於動上動之前何嘗有用象之前何嘗有體耶又引邵子本無體之説曰無體則無用可知湜謂體用有二有就道理而言者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是也有就事物而言者如舟可行水車可行陸而舟車之行水行陸是也故朱子答呂子約書曰自形而上者言之冲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

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而天下之達道五爲道之用今以舟車之形象爲體而以行水行陸爲用則雖謂之象前無體動前無用可也若以冲漠爲體則斯體也不在象之前乎以萬象之具於是爲用則斯用也不在動之前乎以此觀之蓮老所謂體起於象用起於動只說得形而下事物之體用落在下一邊了實遺却形而上冲漠無眹體用一源之妙矣惟其滞見於形象之末故謂象前無體而引邵說以證之殊不知邵子所謂無

體者只謂無形體耳非謂無冲漠之體也認體旣不得該徧則認用之不得該徧不待言而可見矣嗚呼冲漠無眹者在乾坤則爲無極太極之體而萬象已具在人心則爲至虛至靜之體而萬用畢備其在事物也則却爲發見流行之用而隨時隨處無不在 呂子約謂當行之理爲達道而冲漠無眹爲道之本原朱子非之曰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冲漠無眹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冲漠無眹也 故程先生旣說體用一源而又必有顯微無間之云也夫以體用二字

死活元無不該妙不可窮如此以此於

可復以體字起於象上而象之前未嘗有體

豈可便謂用字起於動上而動之前無用乎豈

可以太極爲聖人之所強名而謂之爲無體用

乎朱子於太極圖說解反復以體用二字明之

況人心莫知其鄉孟子只謂心之周流變化神

明不測之妙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如此正是

說此心之用發見於事物之間者苟以謂心無

體用則不知於此何從而有此用乎故滉常以

爲聖賢之書未易讀義理精微未易窮相傳宗

旨未可輕改立論曉人未可輕發為學莫把作高奇玄妙想且當依本分名理上做切近低平明白底功夫研窮體驗積之之久自然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處乃為得之今此所論本發極其高妙而言心而乃反滯體用於形器間心性於茫昧非但於自己學問有害使後生相倣效一例學為虛談其流弊斯文不少故不得不盡底蘊以言之不知達老見之以為何如也嘗聞昔賢有議論過高者亦未免此等病痛如楊龜山極言道之高妙而謂仁義一下之

盡道此卽莊列小仁義而以道爲窈冥之言一
之說也胡五峯極言性之高妙而謂善不足
以言性此慮善之卑近累性而反墮於告子
湍水東西之說也胡廣仲極言動靜之妙而
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
之動此與今所論象之前何嘗有體動之前
何嘗有用之說言雖異而意則同蓋一則以
動靜爲粗淺故指其前無對者以爲動靜之
妙一則以體用爲粗淺故指其前無體用者
以爲道之妙亦以爲心之妙殊不知其所謂

妙處只在一體一用一動一靜之間此外別無妙處也善乎朱夫子之破胡說曰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不與靜對則不名爲動愚亦曰旣指靜爲體則更無可指爲無體處旣指動爲用則更無可指爲無用處矣故合三賢之說而觀其病處蓮老之病可知矣

非理氣爲一物辯證

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又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今按孔子周子明言陰陽是太極所生若曰理氣本一物則太極卽是兩儀安有能生者乎曰眞曰精以其二物故曰妙合而凝如其一物寧有妙合而凝者乎

明道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

今按若理氣果是一物孔子何必以形而上下分道器明道何必曰須著如此說乎明道又以其不可離器而索道故曰器亦道非謂器卽是道也以其不能外道而有器故曰道

亦器非謂道即是器也道器之分即理氣之

分故引以爲證

朱子答劉叔文書曰理與氣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又曰須知未有此氣先有此性氣有不存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氣性自性亦自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今按理不

囿於物故能無物不在不當以氣之精者爲性性之粗者爲氣也 性即理也故引以爲證

今按朱子平日論理氣許多說話皆未嘗有二者爲一物之云至於此書則直謂之理氣決是二物又曰性雖方在氣中然氣自氣性自性亦自不相夾雜不當以氣之精者爲性性之粗者爲氣夫以孔周之旨旣如彼程朱之說又如此不知此與花潭說同耶異耶滉愚陋滯見但知篤信聖賢依本分平鋪說話不能覷到花潭奇乎奇妙乎妙處然嘗試以

花潭說揆諸聖賢說無一符合處每謂花潭一生用力於此事自謂窮深極妙而終見得理字不透所以雖拚死力談奇說妙未免落在形器粗淺一邊了爲可惜也而其門下諸人堅守其誤誠所未諭故今亦未暇爲來說一一訂評然竊見朱子謂叔文說精而又精不可名狀所以不得已而强名之曰太極又曰氣愈精而理存焉皆是指氣爲性之誤愚謂此非爲叔文說正是爲花潭說也又謂叔文若未會得且虛心平看未要硬便主張久

之自有見處不費許多閒說話也如或未然且放下此一說別看他處道理尚多或恐別因一事透著此理亦不可知不必守此膠漆之盆枉費心力也愚又謂此亦非爲叔文說恰似爲蓮老針破頂門上一穴也且羅整菴於此學非無一班之窺而誤入處正在於理氣非二之說後之學者又豈可踵謬襲誤相率而入於迷昧之域耶

白沙詩教辨

不得師傳口授終無自悟之理吳草廬亦云提

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

湜按草廬此言亦禪家頓悟之機聖門無此

法

傳習錄論辯 傳習錄王陽明門人記其師說者今舉數段而辯之以該其餘

徐愛問在親民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何先生

曰傳中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

之新不同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

發明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

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

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親之卽仁之也
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以親之堯
典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孔子言安
百姓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兼教養意
說新民便覺偏了
辯曰此章首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者言己之
由學以明其德也繼之曰在新民者言推己學
以及民使之亦新其德也二者皆帶學字意作
一串說與養之親之之意初不相涉陽明乃敢
肆然排先儒之定論妄引諸說之髣髴者牽合

附會略無忌憚可見其學之差而心之病矣由
是求之種種醜差皆是此病略舉數條於後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
盡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
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其間有許
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
久矣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
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都只在此心心
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
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

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愛曰如事父溫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亦須講求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凊亦然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凊的道理亦然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

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
後去種根

辯曰本是論窮理工夫轉就實踐工效上衮說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事物上求箇是當方是
至善曰若只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二日
講盡用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
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
天理之極此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
毫釐之謬若只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
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

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
辨曰不本諸心而但外講儀節者誠無異於扮
戲子獨不聞民彝物則莫非天衷眞至之理乎
亦不聞朱子所謂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
知乎心主於敬而究事物眞至之理心喩於理
義目中無全牛内外融徹精粗一致由是而誠
意正心修身推之家國達之天下沛乎不可禦
若是者亦可謂扮戲子乎陽明徒患外物之爲
心累不知民彝物則眞至之理即吾心本具之
理講學窮理正所以明本心之體達本心之用

顧乃欲事事物物一切掃除皆攬入本心衮說了此與釋氏之見何異而時出言稍攻釋氏以自明其學之不出於釋氏是不亦自欺以誣人乎彼其徒之始明者不覺其墮坑落塹於邪詖乃曰言下有省亦可哀哉徐愛字曰仁陽明門人實紀是言者此條末有曰是日愛言下有省

徐愛問知行合一之說曰人有知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曰此已被私意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大學指

如好好色云云

辯曰陽明謂今人且講習討論待知得眞了方做行的工夫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言切中末學徒事口耳之弊然欲救此弊而强鑿爲知行合一之論此段雖極細辯說言愈巧而去愈遠何也其以見好色聞惡臭屬知好好色惡惡臭屬行謂見聞時已自好惡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以此爲知行合一之證者似矣然而陽明信以爲人之見善而好之果能如見好色自能好之

之誠乎人之見不善而惡之果能如聞惡臭自
能惡之之實乎孔子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又曰我未見惡不仁者盖人之心發於形氣者
則不學而自知不勉而自能好惡所在表裏如
一故才見好色卽知其好而心誠好之才聞惡
臭卽知其惡而心實惡之雖曰行寓於知猶之
可也至於義理則不然也不學則不知不勉則
不能其行於外者未必誠於內故見善而不知
善者有之知善而心不好者有之謂之見善者
已自好可乎見不善而不知惡者有之知惡而

心不惡者有之謂之知惡時已自惡可乎故大學借彼表裏如一之好惡以勸學者之毋自欺則可陽明乃欲引彼形氣之所爲以明此義理知行之說則大不可故義理之知行合而言之固相須並行而不可缺一分而言之知不可謂之行猶行不可謂之知也豈可合而爲一乎且聖賢之學本諸心而貫事物故好善則不但心好之必遂其善於行事如好好色而求必得之也惡惡則不但心惡之必去其惡於行事如惡惡臭而務決去之也陽明之見專在本心怕有

一毫外涉於事物故只就本心上認知行爲一
而袞合說去若知其說專事本心而不涉事物
則心苟好好色雖不娶廢倫亦可謂好好色乎
心苟惡惡臭雖不潔蒙身亦可謂惡惡臭乎陽
明亦自知其說之偏故以不分知行爲知行本
體以分知行爲私意隔斷然則古聖賢爲知行
之說者皆私意耶至如知痛已自痛知寒已自
寒知饑已自饑其爲說亦可謂巧矣然痛與饑
寒乃身心所値之事緣境而得名者耳非義理
知行之稱也知疾痛而處得其道方可謂疾痛

之知行知饑寒而處得其道方可謂饑寒之知
行若但痛而謂之行則所行者血氣耳非義理
也若但饑寒而謂之行則所行者人心耳非道
心也且痛而知痛饑寒而知饑寒塗人乞人與
禽獸皆能之若是而可謂之知行何貴於學問
爲哉夫以知痛痒識饑飽爲性此本出於告子
生之謂性之說陽明所見正慣於此故信口說
出以飾其辯然而其說但可施於形氣之欲而
不可喩於義理之知行故於孝於弟不曰知孝
已自孝知弟已自弟但曰人之稱孝稱弟者必

已行孝行弟則與前後語意不相諧應終言古人所以旣說知又說行處未免只依舊分作兩箇說蓋道理本如此終衮合不得故也

白沙詩教傳習錄抄傳因書其後

滉謹按陳白沙王陽明之學皆出於象山而以本心爲宗蓋皆禪學也然白沙猶未純爲禪而有近於吾學故自言其爲學之初聖賢之書無所不講杜門累年而吾此心與此理未湊泊脗合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心體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

頭緒來歷始渙然自信云此其不盡廢書訓不
盡鑠物理大槩不甚畔去但其悟入處終是禪
家伎倆故雖自謂非禪而其言往往顯是禪語
羅整菴已言之而其高弟賀克恭亦謂其師有
過高之意後學從其善而改其差可也至如陽
明者學術頗忒其心强狠自用其辯張皇震耀
使人眩惑而喪其所守賊仁義亂天下未必非
此人也詳其所以至此者其初亦只爲厭事物
之爲心害而欲去之顧不欲滅倫絶物如釋氏
所爲於是創爲心卽理也之說謂天下之理只

在於吾內而不在於事物學者但當務存此心而不當一毫求理於外之事物然則所謂事物者雖如五倫之重有亦可無亦可剗而去之亦可也是庸有異於釋氏之教乎哉持此而揆諸聖賢之訓而不合則又率以己意改變經訓以從其邪見乃敢肆爲詖淫邪遁之說畔道非聖無所畏憚欲排窮理之學則斥朱說於洪水猛獸之災欲除繁文之弊則以始皇焚書爲得孔子刪述之意其言若是而自謂非狂惑喪心之人吾不信也使若人者得君而行其志則斯文

斯世之禍未知其孰烈於秦也耶說之陷人一
至於此可勝嘆哉

又按朱子晩年見門弟子多繳繞於文義果頗
指示本體而有歸重於尊德性之論然是豈欲
全廢道問學之功泯事物之理如陽明所云者
哉而陽明乃欲引此以自附於朱說其亦誤矣
況入大學者先小學欲格物者務涵養此固朱
子之本意而見於大學或問與答吳晦叔書若
此類甚多不啻丁寧反復三致意焉何嘗使人
逐虛外而忘本原哉其或流於口耳者乃末學

之自誤耳今特患其末弊而厚誣其本正已復
背正趨邪而欲矯之此豈知道君子之所爲哉

抄醫閭先生集附白沙陽明抄後復書

其末

滉按靜坐之學發於二程先生而其說疑於禪
然在延平朱子則爲心學之本原而非禪也如
白沙醫閭則爲厭事求定而入於禪然醫閭比
之白沙又較近實而正至於陽明似禪非禪亦
不專主於靜而其害正甚矣今故錄白沙陽明
於延平答問後而終之以醫閭以見靜學之易

者而不可忽也

滉既爲此說而頗自覺語意之踈後得豐城
揚廉伊洛淵源錄新增見其於明道錄下引
朱子答張元德書所論明道教人靜坐之說
而廉自爲之辯曰按靜坐之說明道嘗舉以
告上蔡而伊川每見人靜坐亦嘆其善學但
伊川又謂才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不用靜
字只用敬字則已慮靜之爲有偏矣惟明道
他日復謂性靜者可以爲學則夫朱子獨言
明道教人靜坐者豈非靜在明道則屢言之

不復一本乙

在伊川則雖言之而不復以爲然乎要之明道言靜即敬字之義伊川恐學者未悟故加別白焉其後如龜山如豫章如延平一派皆於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而上蔡亦謂多著靜不妨此豈非明道之教乎至和靖始終一箇敬字做去豈非伊川之教乎楊公此論與鄙說相發而辨析完密今備錄於此以自考飭

得其正正其心分體用之說心不在焉

在軀殼在視聽之辨

按李公遷曰伯兄克履云大學經言正心是
體用言傳言所以正心之道是專以用言蓋
於外所以養其中雲峯胡氏則曰在正其心此
正字說正之之工夫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
可不正之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心之體本無
不正而人自失之者也羅整菴困知記又謂此
章所謂不得其正者似只指心體而言章句以
爲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乃第二節事似於
心體上欠却數語蓋心不在焉以下方是說應
用之失胡羅二說異於朱說如此又按徽菴程

氏曰章句曰用之所行或失其正或問曰此心之用不得其正未嘗言體之不正也唯經之或問有曰不得其本然之正曰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或者遂執之以爲正心乃靜時工夫如中庸未發之中太極圖之主靜而經之所謂定靜安也傳之心不在焉乃心不在腔子裏時也殊不知聖人教人多於動處用功格致誠正修皆教人用功於動者定靜安亦非但言心之靜也若靜時功夫戒愼恐懼而已不待乎正其所不正也聖賢之動固主乎靜元亨誠之通

固主乎利貞誠之復而誠正修云者正誠通之事既誠正而修矣始有誠復之明明字誤若當誠意之後厭動而求靜收視反聽曰吾將以正心此乃異端之事非吾儒事也況心不在焉亦曰心不在視則視而不見心不在聽則聽而不聞豈靜在腔中之謂哉或問所謂本然本體亦指此心之義理而言孟子言本心亦指仁義之心而言豈一於靜之謂乎混謂人心未發之前體之不偏固可謂之正已發之後用之各當獨不可謂之正乎故章句以用說不得其正之正

字朱克履所謂專以用言者正得其意徽菴所
譏或者之說卽雲峯整菴之意其中胡氏之說
雖有精采有警發人處然傳者之意未必然也
徽菴力辨或說之誤當矣則雲峯整菴皆爲誤
矣但以愚見竊恐徽說亦不能無病蓋不當引
誠之通復爲證也且以或人心不在腔子裏之
說爲非而必曰心不在視聽則不見不聞此亦
恐偏也蓋未有心不在腔裏而能在視聽之理
也惟是或人意只謂靜在腔子中而不知通乎
主內應外之理則果爲誤耳

心在或云在軀殼內或云在視聽上竊謂當云
看盖心在軀殼方能在視聽上乃主於內而應
於外非兩在也若心不在軀殼則未有能在視
聽上之理心已逐物而不能主宰故也故明道
先生曰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也
細玩本意及章句心有不存之說此乃直指心
失主宰之時而言其病耳初非戒人不能操心
而致此病也故章句只以心有不存則無以檢
其身直解正意而繼之曰是以君子必察乎此
而敬以直之然後云云至是方推本文言外之

意使人加省察操存之功以求免夫心失主宰之病章句之精審如此不可徑以不著意操存之說解之也

在軀殼之說再按通考吳季子曰攫金而不見市人心不在市人也聽古樂唯恐臥心不在古樂也當食而失匕箸心不在匕箸也由是觀之欲修身者其可不收斂此心而使之在吾方寸間乎云云以此證之上所謂主於內應於外之說當益信矣

金而精潛齋說

潛有以知言者如沈潛文義潛心玩理之類是
也有以行言者如潛心對越潛德幽光之類是
也揭號自警豈不信哉況凡齋室等號或以所
樂寓意或以所短自規今公旣有感發於此非
他人所能與於其間也但恐一時感發雖有此
仔意思或時異事遷忽然而忘之因循怠廢則
徒爲牆壁標榜而無益於實得也勉旃勉旃計
公到我今日之年尙有二十五六年工夫苟能
下惟發憤潛心大業何患無成時嘉靖甲子臘
月旣望滉告金君足下

諭四學師生文

學校風化之源首善之地而士子禮義之宗元氣之寓也　國家設學而養士其意甚隆士子入學以自養寧可苟爲是淺鮮哉而況師生之間尤當以禮義相先師嚴生敬各盡其道其嚴非相厲也其敬非受屈也而皆主於禮禮之行也又不外乎衣冠之飾飲食之節揖讓進退之則而已古人知禮之不可一日而廢也故其言曰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豈不深可畏哉竊觀今之學校爲師長爲士子或未免乎大

淺一本作賤

其道非但學規不講並與學令而大壞不嚴不
敬反相爲讎其在　國學不可謂無此而四學
尤甚反聞四學儒生視師長如路人視學官如
傳舍常時具禮服者十無二三白衣黑笠唯唯
往來及其師長之入受業請益姑不言至以行
揖禮爲憚爲恥偃臥齋中睨而不出問之則公
然答曰我無禮服其有師長欲矯此弊者連數
日受揖禮則大相駭異羣譏聚罵或奪衣襆被
而去曰是撓我輩使去而欲取其食或揚言於
衆曰我輩不堪侵撓會當空齋散去以是林師

長曾謂識道理以禮律身者忍爲是乎至於飮食前有廉耻之道後有失大之譏胡可苟取無名之食以受人點檢也哉乃若齋居讀書之人或出入隨行之員以禮參堂者雖過恒數猶當謹供況數內之員乎其或名儒實非竊吹無頼之徒不幸而混雜其間爲學官者欲辨其虛實而定食數亦其職所當然也士乃憤不如意輒肆罵曰　國法日供幾員而乃如是剋減耶及官員所不見之日則食數之多倍蓰於其實一人操筆連署數十其爲猥濫之狀不可形言曾

謂學古誼士君子知辭受之分者忍如是乎其尤甚者造爲譎讕之言流布搢紳之間竊金撾翁之謗無以自明竟爲所陷者比比有之彼師長亦困於齒舌甘受鉗制菱角變爲鷄頭上下相蒙同歸於有過之地嗚呼 國家養士之意何如士子自待之賤乃如此何其遼邈歟浼去年在鄉伏聞 聖上舉視學盛典 大駕所臨諸生或不知拜跪之禮及 大駕還宮又不待祗送而散去私竊怪歎以爲何至是歟由今日觀之亦不足怪矣平日不知敬師長之心卽異

是爲一本乙

日不知敬　君父之心則居常其可有一毫淩師長之心乎設或有之其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改乎言之至此可爲於悒雖然諸生皆出於掄材舉秀以食於養賢之鼎其間豈無知恥好禮自重其身者哉所以滔滔論胥以至於此無他其初不過自便自肆積習成弊陵夷混同不能勇自拔耳而所以使諸生如此者實由於師長不職之過也今四學官員所以自處者亦甚蔑裂不勤仕進學舍常空無異院宇間有仕進日循苟且不行揖禮不以教訓爲事凡所處多

失其道故新學少年不深於義理昧於師生之分妄生輕侮之心狃逸習非馴致傲狠若是則夫豈獨諸生之過哉俔以瘝疾無狀謬處臯比無路引避一日居此則當有一日之責所聞所見不勝憂歎中心所徼不覺辭煩自今以往師長舍公私事故外必須逐日齊仕仕必行禮禮畢開講日以爲常諸生必須各具禮服盡出行揖讀書請益日用飲食無不周旋於禮義之中惟務更相勑勵灑濯舊習推入事父兄之心移之爲出事長上之禮內主忠信而外行遜悌思

以各盡其分則向之傲狠凌忽鄙悖險詖之態自然銷釋謙恭順悌樂善好義之意油然呈露風流篤厚一新刓弊庶見菁莪長育棫樸成材彬彬濟濟蔚爲時用以副　國家右文興化設學養士之意豈不美哉如有頻頻之黨甚於鸞斯敗羣不率聞過愈甚者作梗不已則學令之檟楚王制之對移雖欲不舉恐不可得也其師長萬一因陋守舊不圖改轍不謹不勤則　國有黜陟之典固非儕長一時之所敢私也各宜勉力毋忽

策問

問道之不行由不明故也然則苟道之大明宜若可以大行者矣昔者吾夫子刪定贊修而六經完羣弟子思孟氏之徒相繼述作而四書備明道之功莫盛於此然而自是以降千有餘年之間道之行也蔑蔑乎無聞何哉有宋眞儒接跡而興咸有述作周程張邵之書疏論闡發淵源浩博而考亭夫子起而承之乃集羣聖賢之書而折衷之傳註纂述各極其至譬如白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覩道之大明尤莫盛於此也然

而自是以後歷元及今亦未見道之大行又何
也若曰書是古人之糟粕無益於行道則程子
之爲學何以反求之六經而後得朱子之教人
何以四書爲入道之序乎漢之時無今之傳註
而讀書難故諸儒各專治一經而已雖未足與
議於道猶有成就而名世者今之儒者因傳註
之易曉人人能讀三經四書而所得反出於漢
儒之下是何書愈明而道愈難行歟仁之一字
樊遲蓋三問於夫子而猶未達退質於子夏而
後始知中和兩字朱子旣問辨於延平又往復

究論於南軒而猶未契至於晩年義精仁熟而
後方信今人粗窺覵文義之髣髴便自謂予旣
已知之矣更不復致疑於其間是何昔賢之學
如彼其鈍而今人之學如是其敏歟六經四書
濂洛關閩之書今皆行世則亦可謂道大明矣
而卒莫有能行之者是何難者之有效而易者
之無功歟鈍者之能得而敏者之鹵莽歟是必
有其故矣抑嘗聞之上國之俗雖未必道之大
行於世山林講道之士所在有之人皆景慕而
國亦尊尚故元明以來士之因書聞道者比比

相望嗚呼曾謂吾東方箕疇之遺敎禮義之善
國加以　列聖相承崇儒重道之美如此其至
而尚不知講明道學之爲何事非唯不知且諱
之非唯諱之且怒之其視聖賢之書不過以爲
決科取祿之資是　上有文王而下無有興起
者豈不爲士夫之大恥也耶諸君樂古道抱奇
尚其必有下帷而發憤撫卷而永歎者矣伊欲
因書以求道由大明以求其大行其道曷由其
各罄所蘊以對

元題曷由下又曰如或曰居今之世但當爲

今之人非唯自不務講學又嗤病他人之志
道者使噤口結舌而不敢出一言若是者豈
徒學宮之所不齒無亦 聖朝之罪人也耶
滉旣出此題學中頗騰謗因遂病辭而退當
時猶不自知吾言之失今而讀之始覺此言
褊薄過當殊非忠厚懇惻誘掖成就之意宜
諸生之怨怒也追思甚愧而玷不可磨謹削
去題內而識之於其後以見吾過爲後日之
戒噫所發因於所養卷中他語類此者尙多
而未之覺又可懼也

策問

問孟子曰士尚志夫士之所尚係時之汙隆可不謹哉昔東漢之士尚節義而扶世道趙宋之士尚道德而淑人心然而扶世道者終不能衛社稷淑人心者卒不能化姦慝若是乎道德節義之無益於國也至如西漢之末士尚諛佞而亡天下晉宋之間士尚淸虛而亂天下李唐之時士尚文詞而敝天下彼一時豈盡無特立獨行之士生於其間哉其所以同波混轍舉一世靡然趨之者其故何歟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

夺志彼其風振百代壁立萬仞不待文王而興者何寥寥也吾東方文獻之美有自來矣前朝之士所尚有邪正安文成公倡學校崇儒術雖未能變魯而至道及其末也兼道德節義之美有如鄭圃隱者出焉將非其力歟若其鴻儒碩士爲薦紳領袖自謂任斯道之責者夷考其行其於道德之實節義之守皆未滿人意則其以文詞鳴於世而已耶寄命于耳目騰理于口舌而曰我尚道德平時則大言高論遇變則趨利避害而曰我尚節義則與彼尚文詞尚清虛尚

諛佞者奚擇哉然則人心何由而淑世道何由而扶乎天開景運　聖神繼作迪之以好惡之正浸之以詩書之澤所以待文王而興者此其時也然則　本朝之士所尚可得聞歟道德雖云難得其眞節義雖挺或患其媮文詞雖盛漸至衰敝何歟抑諸生將由科目而發身文詞之尙固不能免也然而抱道德砥節義尚志而尚論素定於胷中久矣請畣陳無隱

遊小白山録

余自少往來榮豐間其於小白舉頭可望投足

可至而悵悵然惟夢想神馳者四十年于玆矣
去年冬握符來豐爲白雲洞主私竊喜幸以謂
宿願可償而冬春以來嘗以事至白雲洞輒不
得窺山門而返者三矣四月辛酉宿雨新霽山
光如沐乃往見諸生於白雲書院仍留宿翌日
遂入山閔上舍筮卿與其子應祺賁從之行緣
竹溪而上十餘里洞府幽邃林壑窈窕時聞水
石淙激響振崖谷之間行渡安干橋至草庵庵
在圓寂峯之東月明峯之西支峯之自兩峯來
者相抱于庵前爲山門庵西有石高峙其下清

巀直上若懸極力躋攀而後至山頂乃乗肩輿
循山脊而東數里許得石廩峯峯頭結草爲幕
其前有結棚捕鷹者所爲可念其苦也峯之東
數里有紫蓋峯又其東數里有峯崛起而干霄
者卽國望峯也如遇天晴日皦則可望龍門山
以及　國都而是日也山嵐海霧鴻洞迷茫雖
龍門亦不得望焉惟西南雲際月嶽隱映而已
顧瞻其東則浮雲積翠萬疊千重可以髣像而
不詳其眞面目者太白也清凉也文殊也鳳凰
也其南則乍隱乍見縹緲於雲天者鸖駕公山

等諸山也其址則韜形匿跡杳然於一方者五臺雉岳等諸岳也水之可望者尤鮮竹溪之下流爲龜臺之川漢江之上游爲島潭之曲如是而止耳宗粹曰登望須秋天霜後或積雨新晴之日乃佳同太守阻雨五日得晴而即登故能遠眺余默領其意以爲始阻鬱者終得快余之來也無一日之阻烏能得萬里之快哉雖然登山妙處不必在目力所窮之外矣山上氣甚高寒烈風衝振不止木之生也盡東偃枝幹多樛屈矮禿四月之晦林葉始榮一年所長不過分

寸昂莊耐苦皆作力戰之勢其與生于深林巨壑者大不侔居移氣養移體物之與人寧有異哉三峯相距八九里之間躑躅成林方盛開爛熳綽約如行錦障之中如醉祝融之宴可樂也峯上引三盃題詩七章日已向昃矣拂衣而起復由躑躅林中下至中白雲庵余謂宗粹曰始不上霽月臺者畏脚力之先竭耳今旣登覽而猶幸有餘力曷不往見乎乃令宗粹先導緣崖側足而上則所謂上白雲庵者久爲灰燼草沒苔封而霽月臺當其前矣地勢孤絶神愯魂惕

不能久留也遂下是夕再宿于石崙寺甲子余
作意尋上伽陁策杖攀磴登懽喜峯峯之西諸
峯矜聳尤美皆昨所未覩也經數十百步得石
城故址城中有遺礎廢井依然尚在稍西有石
峯峭聳其上可坐數十人松杉躑躅羅生掩翳
遊人未嘗至也山中人特以其形似呼爲山臺
岩余令人剔翳而望之遠無遁近無遺山之形
勝盡在於是而不過周景遊名仍徃陋不可以
不改乃改爲紫霞臺仍呼其城爲赤城取赤城
霞起而建標者義也臺之址兩峯東西對峙其

色皓白而無稱謂余敢名其東曰白鶴其西曰白蓮與所謂白雲峯俱稱白不厭其白之多者所以揭其實以副小白之名耳自是又穿深越峻下瞰而得雲泉巖壑之尤勝者卽上伽陁也其東偏有東伽陁宗粹云希善長老初住此後普照國師於此坐禪修道九年不出自號牧牛子有詩集粹曾得之爲人借去誦其數句皆警策令人有五穀不熟之歎也其西北金剛華嚴二臺仍舊名者所以識高僧之迹也其東石峯最奇秀名之曰宴坐亦以高僧故也從上伽陁

循澗而下古木蒼藤不見天日往往得泉石甚佳至中伽陁之口中伽陁無僧余不入行數歩有瀑流數層奔迸激射其傍巖石錯列舊有苦竹叢生今皆枯死尚有根莖可見遂名爲竹巖瀑布山僧云非徒此巖竹生林下撲地叢密舉一山皆然往在辛丑之歲忽齊結實其年盡枯死異哉此理亦不可曉也行度小澗乃至金堂及下伽陁庵其自中伽陁之上東入有普濟等庵下伽陁之傍有眞空庵皆以僧病不入從下伽陁而下渡澗直上觀音窟止宿翌日乙丑下

山山下盤石平鋪清泉注其上鏘鳴泊淲兩邊木蓮盛開余植杖其傍臨流漱弄意甚得僧宗粹舉吟溪流應笑玉腰客欲洗未洗紅塵蹤之句曰是何人語也遂相視一粲題詩云云而去傍澗行數里皆雲林崖壑之勝至一分蹊處必慧應祺與宗粹等諸僧向草庵洞余取路博達峴而去至小博達峴舍肩輿步行人馬來候于其下矣乘馬渡澗行深谷中踰大博達峴卽上元峯一支南走之腰脊小低處也其距上元寺僅數里力不能登陟而止下至毗盧殿遺址之

下午憩于澗石上有頃許公簡及兒子寯自郡
尋至愛其清泉茂樹坐語移日名其坐石爲飛
流巖既乃由郁錦洞而出至于郡矣夫以小白
爲山有千巖萬壑之勝而寺刹所在人迹所通
者大槩有三洞焉草庵石崙在山之中洞聖穴
頭陁等寺在其東洞三伽陁等庵在其西洞遊
山者由草庵石崙而登國望取道之便已而力
倦興闌則遂返雖以周景遊之好奇所歷止其
中一洞耳其爲遊山錄記述頗詳其實皆問諸
山僧而得之非目擊也故其所命名如光風霽

月白雪白雲皆在中一洞而東西則未之及也
余以衰病一往而盡一山之勝固亦難矣遂置
其東以竢後日之遊而惟尋西洞焉凡西洞所
得之勝如白鶴白蓮紫霞宴坐竹巖之類輒率
意創名而不辭者亦猶景遊之於中洞所遇之
境然耳余初得景遊遊山錄於白雲院有司金
仲來處及到石崙則是錄也書于板掛壁矣余
賞其詩文之雄拔到處披詠若與紅顔白髮翁
對語相酬唱於其間賴此發興而得趣者良多
信乎遊山者不可以無錄而有錄之有益於遊

山也雖然余之所感者又有焉景遊之前文士
來遊者山人所稱道獨湖陰鄭先生及林太守
霽光而已而今求其所紀述林守則無片言隻
字之可尋而湖陰之詩僅見於草庵中一絶耳
又求其他則石崙寺僧有黃錦溪之詩明鏡庵
壁有黃愚叟之詩此外無見焉噫嶺南乃士大
夫冀北之鄉榮豐之間鴻儒碩士相踵而作彬
彬如也則來遊者古今何限紀述之可傳者亦
何止於是乎吾意竹溪諸安鯀秀於茲山之下
名振中原其必有遊於斯樂於斯咏歌於斯者

而山無崖刻士無口誦泯乎其不可尋矣大抵
吾東之俗不喜山林之雅無好事傳述之人故
其風聲樹立卓卓如諸安巨嶽名區巍巍如此
山者而亦卒無文獻之傳乃如是他尚何論哉
況山阿寂寥千載無眞隱無眞隱則其無眞賞
可知而脫身簿領假步山扃如吾輩者又豈是
爲玆山之輕重哉姑且歷叙所見錄其所述後
之覽者其能有感於斯文亦猶吾之於周景遊
乎嘉靖己酉五月日 栖潤病叟書于基山之郡
齋

伊山院規

一諸生讀書以四書五經爲本原小學家禮爲門戶遵 國家作養之方守聖賢親切之訓知萬善本具於我信古道可踐於今皆務爲躬行心得明體適用之學其諸史子集文章科擧之業亦不可不爲之旁務博通然當知内外本末輕重緩急之序常自激昻莫令墜墮自餘邪誕妖異淫僻之書並不得入院近眼以亂道惑志

一諸生立志堅苦趨向正直業以遠大自期行

以道義爲歸者爲善學其處心卑下取舍眩惑知識未脫於俗陋意望專在於利欲者爲非學如有性行乖常非笑禮法侮慢聖賢詭經反道醜言辱親敗羣不率者院中共議擯之

一諸生常宜靜處各齋專精讀書非因講究疑難不宜浪過他齋虛談度日以致彼我荒思廢業

一無故無告切無頻數出入凡衣冠作止言行之間各務切偲相觀而善

一泮宮明倫堂書揭伊川先生四勿箴晦菴先

生白鹿洞規十訓陳茂卿夙興夜寐箴此意

甚好院中亦宜以此揭諸壁上以相規警

一書不得出門色不得入門酒不得釀刑不得

用

一書出易失色入易汚釀非學舍宜刑非儒

冠事刑謂諸生或有司以私怒撻打外人之類此最不可開端若院屬人有罪則不可全赦小則有司大則與上有司同議論罰

一院有司以近居廉幹品官二人差定之又擇儒

士之識事理有行義衆所推服者一人爲上

有司皆二年相遞

一諸生與有司務以禮貌相接敬信相待

一院屬人完恤

有司與諸生常須愛護下人院事齋事外

毋得人人私使喚毋得私怒罰

一立院養士所以奉　國家右文興學作新人

才之意人誰不盡心繼今莅縣者必於院事

有增其制無損其約其於斯文豈不幸甚

一童蒙非因受業與招致不得入入德門內

一寓生不拘冠未冠無定額成才乃升院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序

洪應吉上舍遊金剛山錄序

關東山水之勝甲於東方而金剛山獨鳴於天下竺書之所記載元帝之所捨施　大明高皇帝之所嘆異夫處天下之絶域而騁天下之雄名何其偉哉世之士苟有志於方外者咸願一窺於此山而朝市眷戀雲霞懸邈岷嶺之想徒勤而仇池之夢已罷者皆是其幸有一二之往遊能窮奇極壯而得一山之要領盡一方之鉅麗者蓋鮮矣夫名山異境實天地之秘藏靈真之窟宅亦豈人人所能覩哉吾友上舍洪君應吉學問之餘雅有超世之趣今年夏

嫌一本作慊

四月與許上舍國善南上舍時甫相約爲關東之遊首尋此山而登覽焉已而歷叢石泛鏡湖徜徉嶺海之間充然其得浩然其歸余旣以不得同遊爲嫌於其歸也亟徵其遊錄而讀之於是益歎關東山水爲天下之壯觀而洪君能得遊山之妙觀水之術也夫金剛爲山乃造物逞技之所就岡巒洞壑合沓頫洞鬼壁神拏千變萬化莫測其倪使驟而觀者錯愕睢盱眩東迷西曾不得其彷彿今是錄也自淺而造深從卑而陟高皆有次第於山必辨其脊脇於水必究其源委縱橫往復羅絡條達百折千回無所遺闕窮深極遠而志不倦歷險履艱而氣彌厲悅奥妙耽幽

閒而不墮於玄虛好奇恠尚詭瑋而不隣於荒誕至其絕
頂而撫六合馭泠風而超鴻濛觀瀾鉅海濯纓清湖而風乎
不歌樂之無窮則其有得於胸次者豈特巍然其高坎然其
深者而已哉其必有妙與術存焉而狀物之工記勝之美有
不暇言矣抑余於是又有所感焉孔子登泰山而嘆逝川朱
子登南嶽而咏九曲夫之山也之水也所以能深發聖賢之
樂如此者何耶余生有山水之癖夙慕關東之遊病過半白
局促塵埃亦朝市眷戀之一耳而洪君與二子志同道合乃
能爲壯遊述奇勝以發我襞積磈磊之胸豈非余不幸中之
幸歟雖然登山臨水可以日月而效聖賢之爲者諸君既[illegible]
之矣知及仁守其所以有樂於斯二者余與諸君盍相與終

身勉之哉然則身歷之所契乃夢想之所渴其亦有以辱教之又幸之幸矣癸丑秋退溪序

朱子書節要序

晦菴朱夫子挺亞聖之資承河洛之統道巍而德尊業富而功崇其發揮經傳之旨以幸教天下後世者既皆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夫子既没二王氏及余氏裒稡夫子平日所著詩文之類爲一書名之曰朱子大全總若干卷而其中所與公卿大夫門人知舊往還書札多至四十有八卷然此書之行於東方絶無而僅有故士之得見者蓋寡嘉靖癸卯中我 中宗大王命書館印出頒行臣滉於是

始知有是書而求得之猶未知其爲何等書也
因病罷官載歸溪上得日閉門靜居而讀之自
是漸覺其言之有味其義之無窮而於書札也
尤有所感焉蓋就其全書而論之如地負海涵
雖無所不有而求之難得其要至於書札則各
隨其人材稟之高下學問之淺深審證而用藥
石應物而施爐錘或抑或揚或導或救或激而
進之或斥而警之心術隱微之間無所容其纖
惡義理窮索之際獨先照於毫差規模廣大心
法嚴密戰兢臨履無時或息懲窒遷改如恐不

及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其所以勉勉循循
而不已者無間於人與己故其告人也能使人
感發而興起焉不獨於當時及門之士爲然雖
百世之遠苟得聞教者無異於提耳而面命也
嗚呼至矣顧其篇帙浩穰未易究觀兼所載帚
子之問或不免有得有失混之愚竊不自揆就
求其尤關於學問而切於受用者表而出之不
拘篇章惟務得要乃屬諸友之善書者及子姪
輩分卷寫訖凡得十四卷爲七冊蓋視其本書
所減者殆三之二僭妄之罪無所逃焉雖然嘗

見宋學士集有記魯齋王先生以其所選朱子
書求訂於北山何先生云則古人曾已作此事
矣其選其訂宜精密而可傳然當時宋公猶嘆
其不得見況今生於海東數百載之後又安可
蘄見於彼而不爲之稍加損約以爲用工之地
也哉或曰聖經賢傳誰非實學又今集註諸說
家傳而人誦者皆至教也子獨拳拳於夫子之
書札抑何所尚之偏而不弘耶曰子之言似矣
而猶未也夫人之爲學必有所發端興起之處
乃可因是而進也且天下之英才不爲不多讀

聖賢之書誦夫子之說不爲不勤而卒無有用
力於此學者無他未有以發其端而作其心也
今夫書札之言其一時師友之間講明旨訣責
勉工程非同於泛論如彼何莫非發人意而作
人心也昔聖人之教詩書禮樂皆在而程朱稱
述乃以論語爲最切於學問者其意亦猶是也
嗚呼論語一書旣足以入道矣今人之於此亦
但務誦說而不以求道爲心者爲利所誘奪也
此書有論語之旨而無誘奪之害然則將使學
者感發興起而從事於眞知實踐者舍是書何

以哉夫子之言曰學者之不進由無入處而不知其味之可嗜其無入處由不肯虛心遜志耐煩理會使今之讀是書者苟能虛心遜志耐煩理會如夫子之訓則自然知其入處得其入處然後知其味之可嗜不啻如芻豢之悅口而所謂大規模嚴心法者庶可以用力矣由是而旁通直上則泝伊洛而達洙泗無往而不可向之所云聖經賢傳果皆爲吾之學矣豈偏尚此一書云乎哉滉年薄桑榆抱病窮山悼前時之失學慨餘韻之難理然而區區發端實有賴於此書故不敢以人之指目而

自隱樂以告同志且以俟後來於無窮云嘉靖戊午夏四月日後學眞城李滉謹序

啓蒙傳疑序

滉按啓蒙之書闡發幽賾昭如日星而諸儒辯繹又皆精密該暢無遺憾矣然而理數之學廣博微妙盤錯肯綮未易研究透得一重又有一重愈索而愈無窮矧乎人之所見不能無異同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必須參訂而後得其歸趣其所援證之言或出於幽經僻書必須考論而後見其義類是以疑難之餘重

生疑難註解之中又須註解至於隱奧之義有
不得不明傳印之謬有不可不正乘除之法又
不可不詳而老病昏瞀雖或少有所得輒復忘
失往往茫然如未始窺其彷彿者誠恐終無以
有進於是也頃年以來每讀是書或因思有契
或考古有證不免隨手劄記累至成帙蓋所以
便考閱備遺忘耳非以是求多于前修也抑嘗
觀蔡洛子意見書可謂有功於啓蒙亦近世難
得之書也但爲圖太碎而無甚發明爲說太深
而好立異義今擇其要義若干條著之餘不敢

效其所爲覽者詳之

成王皇華集序 成憲王亶

欽惟 皇帝握符御極改元隆慶之明年戊辰
春冊立 皇太子以定國本頒詔天下與四海
同其大慶於是翰林院檢討成先生禮科給事
中王先生實齎使朝鮮之命乃以秋七月己酉
來抵 王京誕布德音留數日而旋車言邁我
殿下感 皇恩於無窮攀使節而莫留蓋不
勝其忠愛惓惓之至追伴送使朴淳回自義州
呈兩使沿途題詠及別 國王等作若干首

殿下謹受而捧玩歆歎之餘即令付書局鋟次
摹印惟永久流傳是圖仍 命臣序之臣竊惟
我東國天畫壤地邈在海表然而箕子之所受
封孔聖之所欲居禮義文獻之稱其來尚矣
大明當天八荒同軌而東漸之化首被而尤洽
者莫近於我東 天朝以我東世篤忠藎明修
侯度凡有 寵命之頒必妙簡朝紳之賢且才
者遣之山斗重望珪璋令聞前後相屬也今兩
使先生以經幄之臣金閨之彥捧芝函於 紫
極走星軺於青丘霈宣 皇澤款際 國王以至

燕饔餼辭受原隰咨詢禮無不敬事無不宜左酬右酢咸中規度威儀詞令之間燁若風采藹乎文雅從而測其崖略何莫非經術才學蘊之爲和順發之爲英華在朝則舒翹騁雋論思獻替以黼黻睿猷出使則暢德流輝式示周行以厭服遠人若其靡盬之暇遇景觸事發於詠歎形於筆札者特餘事耳然就其篇章而反復詳誦繹思其意趣則見其典懿而溫純要眇而瀏亮引物連類委曲平鋪其敦厚惻怛之意尤足以通主賓之情諭中外之誠矣其於可以興可以

群可以觀之義不深有所得烏能若是哉或者
昔之使來諸賢多務酬唱積成卷帙而兩先生
若不務此何哉曰亦各有義而不相揜也禮有
以多爲貴者亦有以少爲貴者其於詩樂何獨
不然故七月之篇多於鵲巢豈病於多清廟之
詩少於閟宮豈欠於少耶至若孔子之論詩則
又異於是惟取於不辱君命而不以多誦爲尚
多誦且然顧可以多作爲務哉此兩先生之本
旨爲然也矧乎當是之時我國有喪兩先生有
軫于懷屢形於言貌至爲之罷遊觀而促歸期

一本眷下無而字

簡於摛華於茲得體漢槎超忽召茇依然清芬爽躅播人聞聽則我　王之所以咫尺　天威而靈承　帝德東人之所以沐浴淳化歌舞恩風者秪在兩先生使乎之職而不在於排月批風誇多而鬪靡也審矣文以見　皇朝之爲我東遴使之重而我東之獲被　帝眷而夐異於他邦也如此嗚呼至哉是歲八月下澣

鄕立約條序 附約條

古者鄕大夫之職導之以德行道藝而糾之以不率之刑爲士者亦必修於家著於鄕而後得

以實興於國若是者何哉孝悌忠信人道之大本而家與鄉黨實其所行之地也先王之教以是爲重故其立法如是至於後世法制雖廢而彛倫之則固自若也惡可不酌古今之宜而爲之勸懲也哉今之留鄉卽古鄉大夫之遺意也得人則一鄉肅然匪人則一鄉解體而況鄉俗之間遠於 王靈好惡相攻强弱相軋使孝悌忠信之道或尼而不行則棄禮義捐廉恥日甚流而爲夷狄禽獸之歸此實 王政之大患也而其糾正之責乃歸之鄉所嗚呼其亦重矣吾

鄉雖壤地褊小素號文獻之邦儒先輩出羽儀
王朝者前後接踵觀感薰陶鄉風最美頃年以
來運值不淑達尊諸公相繼逝沒然猶有故家
遺範文義蔚然以是相率而爲善國豈不可也
奈何人心無恒習俗漸訛淸務罕聞而蘖芽間
作茲不防遏厥終將無所不至矣故崇政知事
聾巖先生患是然也嘗欲爲之立約條以厲風
俗鄭重而未及焉于今知事諸胤方居喪境內
滉亦守病田間鄉丈皆欲令我輩數人遂成先
生之志委責甚至辭不獲已乃相與商議而與

其梗槩如此復以徧示鄕人而審可否然後乃
定庶幾期行於久遠而無弊也或者以不先立
教而徒用罰爲疑是固然矣然而孝悌忠信原
於降衷秉彝之性加之以　國家設庠序以敎
之無非勸導之方奚待於我輩別立條耶孟子
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孔子所謂至德要道
而先王之所以淑人心也自今以往凡我鄕士
本性命之理遵　國家之教在家在鄕各盡夫
彝倫之則則斯爲　王國之吉士或窮或達無

不習賴非唯不必別立條以勸之亦無所用罰矣苟不知出此而犯義侵禮以壞我鄕俗者是乃天之蟊民也雖欲無罰得乎此今日約條之所以不得不立也嘉靖丙辰臘鄕人李滉序

父母不順者 不孝之罪邦有常刑故姑擧其次

兄弟相鬩者 兄曲弟直均罰 兄直弟曲止罰弟 曲直相半兄輕弟重

家道悖亂者 夫妻毆罵 黜其正妻 妻悍逆者減等

男女無別 嫡妾倒置 以妾爲妻 以孽爲適 適不撫孽 孽反陵適

事涉官府有關鄉風者

妄作威勢擾官行私者

鄉長陵辱者

守身孀婦誘脅汚奸者

已上極罰 上中下

親戚不睦者

正妻疏薄者 妻有罪者減等

隣里不和者

儕輩相毆罵者

不顧廉恥汚壞士風者

恃強陵弱侵奪起爭者

無賴結黨多行狂悖者

公私聚會是非官政者

造言構虛陷人罪累者

患難力及坐視不救者

受官差任憑公作弊者

婚姻喪祭無故過時者

不有執綱不從鄉令者

不伏鄉論反懷仇怨者

執綱徇私冒入鄉參者

舊官餞享無故不參者

已上中罰 上中下

公會晩到者

叅坐失儀者

座中喧爭者

空坐退便者

無故先出者

已上下罰 上中下

元惡鄉吏 人吏民間作弊者

貢物使濫徵價物者 庶人陵蔑士族

者

記

丹陽山水可遊者續記

嘉靖戊申之春余始出守于丹而値歲之凶公私困急加之以疾病憂患自理荒政之外恒悒悒然閉戶度日其於山水之役蓋未遑及也顧以賑救飢民之故時出入往來溪山間因得窺其勝槩之一二及其所歷益多所見益奇則自以爲於丹之山水殆無餘憾矣最後而見所謂龜潭者然後始知前所見者未爲奇而勝覽之

載前人之述猶有所未備也姑以余所歷之次
言之郡西有丹丘峽峽盡南入而得雪馬洞洞
門幽夐東西石崖丹碧相映清泉瀉出白石齒
齒溪行數里許盡鏘鏘然水樂之聲可愛也崖
窮而見曠谷邃崦可棲可耕爲隱居盤桓之所
而今有編氓數十戶處其中爲可惜也東出長
林驛右轉緣溪而入可十里有曰舍人巖泉石
甚佳見於故郡守林俟齋光所記而又自此南
行入九里磵壑之美多可賞也北走買浦有渡
曰上津其下石壁巉天而倒影於碧潭者濯纓

公所謂棲鶻巖也渡津北行迤東而入有巨石
三峯岌然峙于水中者卽所謂島潭也而又有
西崖之勝石門之異此其獨鳴於世而見稱於
勝覽者固不待余言也南川之上有曰佛巖最
奇亦見於林侯之記余嘗往而尋焉入空谷涉
清流登高山臨絶壑令人脩然有出塵之想下
山而行雲木之下清溪白石之間又六七里乃
至佛巖巖在兩山之夾丹崖之下盤礴于溪上
一百餘步若白雪平鋪素氈疊積者凡爲三層而
水流其間縈迴汩瀧而瀑落於下層之下匯爲

一泓綠淨可鑑鯈魚十數尾潑剌而游當泓之上石臺天成平坦膩滑可坐而觀魚也其東有衆石相倚而立如飣餖然空其下為广可避雨也巖之四際春則躑躅如蒸霞秋則丹楓如爛錦巖固異境之尤也林侯之改佛為仙甚善第其狀石之態太過其實豈侯未嘗目覩而聞人詭異之說遂信筆書之之故耶噫余之所得至是而遽有自足之心者是余之未廣也夏五月余沿牒將往淸風乘舟于下津出于丹丘峽歷龜潭下花灘是日也乍雨乍晴雲烟吐呑崖谷

出沒頃刻萬變而漲水奔流舟行甚駛雖偉觀
無窮而不能得其要領也其夜余宿于清風郡
之凝清閣翌日乘曉凉使人挽舟泝流而上過
三智灘至迺邁潭之上搴篷而望之則水出于
兩峽之間從高而直下礧擊于衆石怒勢奔放
雲濤雪浪洶湧而澎湃者花灘也峯巒如畫峽
門對析水積于其中而涵泓凝碧如鏡新磨如
在空中者龜潭也泝灘而進循南涯絕壁下其
上諸峯削立如筍高可千百丈突兀撑柱其色
或翠或白蒼藤古木縹緲晻靄可仰而不可攀

也請名之曰玉笋峯以其形也潭之北涯卽赤
城山一支南騖而陡斷者也其峯之大有三皆
臨水峭拔而中峯爲最層巖競秀矗石爭竒如
鬼刻神剜竒竒恠恠不可具狀焉于時山雨初
霽峽氣如新雲物淸妍適有玄鶴自中峯飛出
盤廻數匝而入於雲霄之表余於舟中取酒吟
詩超然有御泠風遊汗漫之意因以名其峯之
在下者曰彩雲其中者曰玄鶴以其所見也其
上者曰五老以其形也棹舟稍上截流而北則
已過中峯而泊于五老峯之下峯之東又有一

大峯與丹丘峽相接實地誌之所謂加隱巖山而可隱城在焉水下長會灘西觸于龜峯之崖匯而爲龜潭之首又北轉西折而爲龜潭之腰而潭之尾盡於彩雲峯之趾可隱峯者當此轉西折之曲而西與五老峯相對兩峯之間有洞呀然而南向窈閴幽深人跡四絶洞門之外有石磯臨水如堂陛可以釣遊惟此一曲盡得諸勝之會古人名之曰可隱意其在此乎余於是欲以芒鞋竹杖叩雲門訪古跡尋考槃之地結爲人之約而病不可得也則三復子美何時一

蒼石巖邊老白雲邊之句而喟然發嘆也其曰龜峯者東捍潭衝而壯俯潭曲册崖翠壁尤絕特是一潭之所由成也故名之曰龜峯過此則入于丹丘峽峽之勝濯纓公二樂樓記盡之余可以無言矣嗟乎以濯纓公之好事尚奇獨拳拳於丹丘鶴巖而不及其他者非固去此而取彼蓋公之所見得於逆旅之暇其不能徧及宜也至於林侯爲守於此而記山水之可遊者則宜若盡得而於仙巖則誤記於龜潭則不及焉何哉考之勝覽涓流蟻垤亦或采錄而龜潭則僅

書其名而已獨於烏潭稱之不容口此余所以
爲恨也雖然山水之好好其淸高耳淸者自淸
高者自高其於人之知不知何預哉山與水不
自以爲恨而余恨之余則癡矣然余之所恨非
恨其不見知於人人恨其不見知於濯纓公也
然而濯纓公之記有曰立馬冊缶而望可隱依
俙然有爛柯之想云爾則是雖不見龜潭而龜
潭之勝固已獨得於胷中矣余亦何恨之有哉
特一邑之內靈眞之境如赤城山之類吾之遊
屐尚未及焉則又安知復有勝於龜潭者哉而

吾之所得其無窮也已是歲六月日眞城李滉記

景福宮重新記

甚矣天人之際可畏而難諶也夫福祥之降於平世災孽之作作於昏君理也而其或有反理而舛施者天非故昧昧而然也莫難保於太平之治莫難爲於人心之佚莫難恃於明主之德故平世之有災孽凡以警動乎人心而篤成乎君德以保治於無窮焉耳古之聖帝明王遇災而知懼修德而勃興者可數也斯乃盡人事

承天意轉禍爲福之機也故得其道者保天命而垂休光失其道者反是則向所謂反理舛施者於焉而復其常矣惟我 聖朝積德之遠昇平之久而頃歲以來國步多艱災孽荐作往在
中廟之末景福宮東宮災寔嘉靖二十有二年癸卯春正月壬子也于時 中宗大王以聖德神功方隆至治 仁宗大王龍潛毓德仁孝格天其於舛施之災所以盡人事承天意者可謂極其道而無憾矣不幸而 二聖繼陟之禍適出於其後此則數窮理變之極天與人莫之

知何而然耳不係於災之有無也明矣及至癸丑二月乙巳今我　主上殿下奉　兩殿移御于昌德宮爲其將有役于東宮故也而其年九月丙辰景福宮大內又災延及于思政殿南廡噫何其酷也我　殿下震于淵衷避殿減膳旣祭告于　宗廟而慰安之乃進群臣于庭　親敎若曰予叨承丕緒弗克于德致天大降災罰使　先王宮寢蕩爲灰燼予心隕越罔知攸濟惟爾大小臣僚其各竭精畢慮庶幾匡輔予弗逮且東宮之且作且輟實以違歉之故而今重

遭此變若之何其於是大臣俱以失職召災乞
避位不得則相與益究其闕政上下遑遑凡所
以修省消弭之方無所不用其極而公卿乃同
辭以啓曰今茲宮殿乃 祖宗之所嘗御後嗣
之所寓慕不可以時屈擧贏而少緩其繕修也
請亟始事先是癸丑春已 命議政府右議政
臣尹漑禮曹判書臣鄭士龍工曹判書臣尹思
翼先平君臣金明胤爲都監提調以營東宮至
是又命領議政臣沈連源左贊成臣尹元衡吏
曹判書臣安玹工曹判書臣李名珪吏曹參判

臣沈通源爲提調監繕 大內又 命議政府
舍人臣朴民獻等復欽敬閣乃量事功計徒庸
鳩材召工發府藏貿木于京外以紓民力募游
手役僧軍以助番軍汰冗官省浮費以補國用
甲寅正月壬子 大內及東宮一時正基四月
欽敬閣成六月東宮成八月思政殿至顯閣交
泰殿延生殿慶成殿養心堂紫薇堂以次而成
九月康寧殿成而功告訖賞賚有差十一月戊
申告于 宗廟十二月己卯 四殿還移御則
但見其巍然煥然者若神造天成無侈于前無

廢于後究然昔日之基命宥密陟降周旋之所
矣於是群臣請紀功以傳來世撰 命謬及於
臣况臣涀鄙淺不文其何能繪天地而畫日月
哉雖然試就其一端而言之自古變不虛生或
生於人事或發於天意而其所以斡轉消去之
道則惟在於人主之德 聖朝當陽九之餘民
困國耗南北有虞而猝遇此大變其應之之道
豈不戛戛乎其難哉惟我 殿下以上聖之資
躬帝王之學大本既立達道無關故能大加修
省於警動之來居之極蹙抑之心慮之盡密

之宜猶慮大役之興害必及民矜嗟憫惻不啻
在己故羣下承德奔走效職莫敢怠慢大事集
於指顧大績凝於時月其視務游觀侈土木興
無用之營建以毒民而咈天者爲如何哉而況
治世之患每生於逸欲慎終之戒尤重於守成
自今以往　主上殿下思天警之甚可畏念民
勞之不可再謹德隅於屋漏喻心正於殿門踐
其位行其禮懍懍乎慄慄乎常若上帝之對越
祖宗之如臨也則逸欲何自而生而保業守
成之難有不足憂矣　兩殿壽養於長春東宮

潤社於少海鼓薰風於舜琴分淸陰於唐殿將見乾坤淸寧日月貞明災孽不作而福祥駢臻

廟社之安堂構之鞏至于億萬年無疆而不替則所謂天道之常豈不益驗於斯哉臣涗不勝區區之願謹拜手稽首爲之記以獻焉

靜齋記

太極有動靜之妙而其動也本於靜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其動也主乎靜衆人具動靜之理而靜之理常汨於動夫太極之在人心初非有間於聖愚然而衆人之所以常汨於動者何也動

靜者氣也所以動靜者理也聖人純於理故靜
以御動而氣命於理衆人徇乎氣故動以鑿靜
而理奪於氣是以聖人與天地合德而人極以
立衆人違天自肆固不能立天下之本何以應
天下之事哉是故古昔聖賢莫不於是而拳拳
焉夫子贊易而有寂感之論子思傳道而發中
和之旨以至大學之定靜圖說之主靜皆是也
自是以來濂溪而伊洛伊洛而龜山豫章延平
以及於晦菴其授受淵源宗旨雖非一言之可
盡而求其大本之所在則殆不外是嗚呼其可

以易言也哉吾友南君時甫一日來叩門袖出一紙書乃以靜名其齋而求余言以爲記也余辭以學未有得則時甫之意愈勤不得已而試爲之說曰夫山不止則不能以生物水不止則不能以鑑物人心不靜則又何以該萬理而宰萬事哉且聖人之主靜所以一天下之動非謂其泯然無用也學者之求靜所以立萬用之本非欲其漠然不應也故主靜而能御動者聖賢之所以爲中和也耽靜而絕事物者佛老之所以爲偏僻也中和之極位天地而育萬物偏僻

之極滅天理而殄人倫故程朱門下屢以是警
切於學者而門人之賢者往往亦流入於虛無
寂滅而不自返何哉知靜之汨於動而遂乃厭
動而求靜則未免遺粗而索精去器而探道不
知不覺而陷溺至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者甚可畏也時甫之爲人恬靜端慤其爲學不
枝蔓而能親切吾知其無是患也然其意亹亹
乎以靜爲先則義理之微蚕絲牛毛之辨惡保
其必能無差耶竊嘗思之以爲靜而存養動而
省察固學者所共知也而吾所謂靜與彼之虛

無寂滅者絕不同此則非人人之所能知也故
其用功也每論於禪寂若或患是然也遂欲舍
靜養而專用力於動察則又非所以爲全體大
用之學故學以不偏爲貴河洛以下論此理多
矣而莫備於朱子與南軒論中和之書其言有
曰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當慮若以天理觀之
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
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
爲其根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
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固非遠事絕物閉目

兀坐而偏於靜之謂而終之曰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近世篁墩程氏論夜氣主靜之旨而卒亦歸重於敬其示人之意皆可謂深且切矣惟時甫誠能因朱子之訓參以篁墩之書而日新其功則靜敬相須本末兼舉主靜而不偏於靜豈惟時甫之庶幾有得深冀老夫之亦可預聞也嘉靖丙辰夏五月日眞城李滉記

滉向爲南時甫作靜齋記乃癸丑秋也當時自以爲無可訾也乙卯東歸屛處溪莊其明

年時甫以書來問因憶是記取之舊篋而讀
之始覺其說道理太多著語下字踈繆處亦
非一二心甚愧惕旣於答書言之間中爲之
刪靜改撰如右書以藏之或他日遇便擬寄
時甫以謝前日易言之罪也蓋年來學未有
進益然比彼時之汨汨戓胷中稍有開發處
故自知前語之病耶然則至他年而觀今日
之作又未知其何如胡文定云理未易窮義
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
到旨哉言乎

時甫答書云云向稟氣未用事之說竊疑如
是則氣有限而只流行於動處矣動靜無端
循環無歸者莫非陰陽二氣之所爲而顧其
所以能循環不已之妙則有非言說所到此
則理也程子所謂不容說是也若曰靜而氣
未用事則所謂氣者靜處無而動處有所謂
理者靜處明而動處暗安見其理氣合一流
行無端之妙乎虛靜微妙者氣之湛寂而先
天之體也生動充滿者氣之流行而後天之
用也顧其所以能湛寂能流行者豈無所本

而然哉强名之曰理然則所謂理者只是玄
虛不顯之妙則無處尋覓乎曰不然只於氣
之恰好處見之氣之湛寂而理與之同體天
下之大本是也氣之流行而莫不有恰好處
有物有則是也湛一淸明之體流行恰好之
用莫非理氣之合一者也攻取悖理之氣非
氣之本也此則固靜無而動有也前日區區
所疑如是而先生有言歸來思繹果見其無
復疑耳
滉旣述靜齋記寄時甫別有小簡曰向所論

靜時亦未用事故理得自在此意與孟子性
善之論同乃亦是極本窮源而言也及夫氣
動而流於惡也理亦何嘗有一刻停息但為
氣之所蔽故理不得昭融透徹主張發揮爾
然則理非靜有而動無氣亦非靜無而動有
明矣云云時甫所答如右其言有云無復疑
實不能無疑故力舉前見而言多未瑩姑兩
錄之以待後日吾兩人所見如何耳　時甫書
及此跋皆係於前記今仍存之以自考

樹谷菴記

龍頭之山峙禮北境氣雄而勢尊其一脈之南
來臨溪而止者曰樹谷以樹而名谷也谷之南
有洞曰溫溪因溪而呼洞也溪山形勢拱揖環
抱其中廓而有容可居可耕也始吾先祖自安
東來居於洞而因葬於谷先考及叔父皆從葬
於是三塋六墓並考前而妣後子孫之居列於
山之趾焉每當拜掃具饌於家載熟於器而來
薦之爲其近且便也然而於禮有礙於事多窘
歲之庚戌合族謀議立齋舍 以供祀事營[illegible][illegible]
元令孫山僧雪熙幹其事適連歲大侵力不[illegible]

仲兄三滉繫官于朝我兄守書云慶時年十八
可舉矣滉善劃而贊成之子姪㝢兄意憑審喬
前後監董而完與冲亦間檢事經始於二月十
三日覆瓦於四月十四日乙卯春滉始來歸而
觀其制則當中南面闢五架三間爲堂若亭以
奉祭也東偏淨室以齋宿也其西四間而三間
以爲僧寮廚竈庫藏之屬使僧徒備者守之自
是又更三歲乃克粗完而垣墉壁階猶有待而
訖工其所以然者何也家傳儒素族多窮約滉
於中間爲祿數年而又不能身任其責以故營

立之難累變星霜而尚有未備是則僕之罪也
抑嘗聞之古者宗法大明葬於野而祭於廟宗
子有四時之享則羣昭羣穆咸得以展誠故雖
支子不祭祭不就墓而人情安焉至於後世宗
法壞而祭禮缺忽廟崇野之俗有作程朱之興
述古禮重廟祭然而墓祭之法載在家禮而不
廢因時損益不得已也今我　聖朝以孝爲治
士大夫家無不立廟蓋彷彿有宗法之遺意支
唯宗子得祭於廟而墓則宗子支子皆可以祭
也古禮未易卒復而人情所不能已也今日墓

謹一本作勵

穀若干石以養秀士乃正德年間郡守李侯沆所置差人典守久而不替蓋拳拳乎樂育之意非他郡所及而顧未有館舍之作每一聚會即假容於郡之醫院旋會旋罷斯爲未盡善也嘉靖甲寅冬順興安侯瑺來莅是郡勤謹職事政通弊祛尤以右文興學激勸人才爲先務郡之諸士以及父老相與謀曰我侯文成公之後也觀其所以存諸中與夫施諸政事者其能知治本以不忝先志乃如此吾鄉學舍之作若以請於我侯宜無不成者時哉不可失也遂以白侯

侯慨然曰是固吾志矧諸君之所以責我者如是我何敢不力乃卜基於郡之東距郡治六七里而蕃川一峴截然為之蔽其中曠絕寥闃初不與城塵人事相涉焉侯於是量事功計徒役辦需費父老諸生莫不感侯之義出穀與物有差俾士人全應璧賓守儉安彭壽等爲之監董經始於戊午七月歷四朔而功告訖爲屋三十二間又移構養正堂於其側堂故郡守琴侯椅所創以訓童蒙者也於是立規約定員額增贍穀數百餘石給良賤若干口乃大會儒生以落

祭之所以盛行也夫既祭於野則齋戒滌濯宜
有其所釜鼎床席宜有其藏與守之人又不可
無所於寓此又齋舍之所以不得不作也惟世
之爲是者或出於侫佛求福之意則大不可今
是菴也未免守之以其徒故道僧寮然堂爲主
而寮爲附一嚴於奉先之體而供薦之事未嘗
及焉則亦何嫌之有哉嗚呼玆菴之制樸而簡
矣雖然奉先主於誠敬而不貴於物侈守業在
於繼述而毋患於終怠子孫之於祖考履霜露
而必愴閱風樹而懷悲羹墻若見如恐失之則

爲一本作宜

於斯也不忘其始之不易而圖傳於永久者爲如何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苟能持是心各思樹立無貽門戶羞則保業守祭之道不外於是其亦庶乎其可矣嘉靖三十六年歲在丁巳春三月晦滉記

伊山書院記

榮郡據小白之南地靈而風美號稱人才之淵藪其俗尚文藝尤好爲羣居肄業名之曰居接一境之士咸萃焉亦有自他方負笈而來者雖多不厭皆官措供給殆無闕歲其來尚矣舊有

一本學下有舍字

成焉既而咸曰學則成矣不可以無名與記乃
遣儒生張壽禧來屬於滉且曰吾鄉先正可祠
於學者未有定論於書院之制斯爲未備欲姑
以書齋名之何如滉辭之不得則復之曰古之
書院所祠豈盡其鄉之人哉有祀先聖先師者
亦有不立祠廟者惟視其力從其宜而已今玆
學也猶未遑於置田一事置祭田以定所祀且
俟後日而議之未爲不可第觀其立學規模實
倣於書院之制何必避其名而還就於書齋之
稱乎請因其本地之號而稍變之名曰伊山書

一本物下有而字

一本校下有固字

院其正堂曰敬止東齋曰誠正西齋曰進修門曰志道臺曰觀物庵廚庫藏無一不具自是士之來游者無間於遠近其至如歸而無向來假容旋罷之患矣抑嘗聞之人之有道也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教以人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至於後世聖王不作吾道崩滅而文詞科舉利祿之習潰人心術馳狂瀾而莫之回則內而 國學外而鄉校皆昧然莫知其教漠然無事乎學矣此有志之士所以發憤永嘆抱負墳策而遁逃於山巖藪澤之中相與講

所聞以明其道以成已而成人則書院之作於
後世勢不得不然而其事之可尚爲如何哉故
昉於宋朝盛於元 明而吾東曾千一之運亦
創見於近代繼作於其後 朝廷又從而奬成
之豈不爲斯道之大幸耶雖然尚不以老師宿
儒爲山長以主敎而倡率焉故入院之士徒有
斐然狂簡之志而竟未免奪於俗習之罪豈聖
人之敎失後賢之意然則今何所從事而可乎
本之五倫而以窮理篤行爲學者朱先生白鹿
洞規也志伊學顏而誠明兩進敬義偕立者又

其見於賦詠者然也仁以傳道而欲濟斯民張南軒所望於岳麓諸子者重矣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又朱先生示夫石鼓諸生以下學之功者至矣故於是并取以爲諸君誦焉如使異日
朝命設山長得鉅儒而倡敎其所以爲敎者亦不過是而實具於諸君所性之中矣尚何竢於他求哉諸君其勉之嘉靖己未冬眞城李滉記

迎鳳書院記 後改川谷

昔在三代之隆教法極備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蓋無適而非學也降及後世敎壞而學崩則國學鄉校僅有文具而家塾黨庠之制寥寥焉至使篤志願學之士抱墳策而無所於歸此書院之所由以起也夫書院之與家塾黨庠制雖不同義則同歸其有關於風化也甚大故知道之士願治之主莫不於是而拳拳焉所以中國書院鼎盛於近古我東書院亦昉於今日皆所以廣敎思敦化原也而其有廟以祀先賢者則其於崇道作人之方尤爲備也嘉靖三

十有四年象山盧侯慶麟出牧于星治績甚著
而尤以作人材興敎化爲急務且以本州居一
道之中山川秀美異材之出前後相望焉其尤
者有若李文烈公兆年當亂世事昏主能奮忠
竭誠犯顏諫諍不憚逆鱗之禍及其終不可回
則飄然脫屣匹馬還鄉以全臣節有若李文忠
公仁復體質弘重文學高古名聞中華其遭亂
則建討賊之義於逆旽則有先見之明而又能
善處於二傲翁之間皆有補於名敎其在隣邦
而往來有若金先生宏弼身任道學之倡爲近

世儒宗則寔有功於斯文慨然欲於其境內依山林卽閒曠建置館宇以祀以養庶可以作新乎多士闡揚乎　聖化矣歲戊午八月侯卽釋奠于先聖先師州之文士咸萃焉齊行合辭以書院爲請侯於是嘉與僉同乃相厥宜得地於古碧珍國之墟迎鳳山之趾伊水經其南雲谷在其東其中窈而深廓而有容乃因故廢佛寺之基滌祓而新之經始於是秋至明年己未而功告訖凡爲屋五十餘間正堂曰誠正東齋曰克復西齋曰敬義又有高明之樓風詠之壇而

總名之曰迎鳳書院乃於院東立祠廟若干楹
以奉三賢之祀乃定祭式乃簿物品庀廩門墻
旣備旣鞏土田臧獲旣優旣充旣又貿書千餘
卷以藏之立爲學規督率有方章甫雲集濟濟
乎洋洋乎厥有其緖焉嗚呼侯於是擧可謂任
之勇而力之勤慮事周而及物遠矣雖然上國
之於書院必擇儒先之知道者爲之山長主盟
以倡率故道術不分而學者知所趨矣若吾東
方則院敎新興而此與未講儻或入院之士爲
學之方不幸而不出於古人爲己之學而惟科

誇競之事是尚是務則雖日誦聖賢之書
死之中而求適聖賢之門墻比如適越而北其
反之於心而無得揆之於事而太乖豈不可惜
之甚耶嗟乎擇里擇術孔孟之深戒爲今之士
科擧之習雖不能全廢其視聖賢爲己之學正
心修身之道則內外本末輕重緩急之序判然
如霄壤之不侔矣學者誠能審擇於此而勇決
其取舍以其孳孳嚮道之誠易其汲汲馳外之
心本之於性分而求之於方冊則凡古昔聖賢
一言一行皆可師法而况於此邦三賢忠義之

實道德之光無異於親炙之者乎夫忠義道德本非二致而道德爲之本焉則服小學以培植本遵大學以立規模力持誠敬而發揮六經以期至於聖賢之域此金先生爲學之大略也歟仁由己有爲若是眞知而不眩於空言實踐而不騖於他歧睹諸扁而如臨覆聽祠宇而想風丈麗澤相資何山莫虧則高者可入室而升堂下者猶不失爲吉人脩士處則正家而表俗出則匡國而濟時斯無負立院養士之本意矣若未於一念之差而終歸於千里之謬請書此言

誦之是力綴文唯剽竊之爲工繭然終日役
於利之一字則其終身所役者亦不過此一字
而已矣夫人之責重於士者如何而士所以自
處者如此寧不爲吾徒之羞病而俗人之口實
也耶敢請院之諸生毋自滅裂而各奮其志畢
盡力於此學之名實則於聖賢之遺敎 國家
之迪材盧侯之所望其庶幾乎若其羣居游息
之樂則各在其人之自知固不待滉言然而樓
之高明可以體子思鳶魚之妙壇之風詠可以
追曾點鳳凰之象亦在夫學問之功深造而自

得之耳不然欲想像揣摩於顧眄之際而知之則亦終於不可得而已學者其無以爲易而忽之哉嘉靖庚申七月下澣眞城李滉記

安東府三功臣廟增修記

安東爲府肇於麗初而府司之中有廟以祀麗太祖功臣三人焉曰金公宣平權公幸張公貞弼也府本新羅古昌郡也三公羅人也當太祖之討甄萱也三公以郡佐太祖太祖因之而有瓶山之捷義聲由是大振一境以全而王業以成亦可謂有大功於麗氏而有大德於郡民宜

于麗祖嘗其功而有大匡大相之拜又陞郡
府也府民思其德而立廟虔祀至于今七八百
年而不替也雖然麗史旣不爲三公立傳三公
之事蹟見於史誌譜牒者殊略而或有異同焉
史氏謂金公爲吉昌城主則降麗之謀宜若出
於金公而反出於權公勝覽記諂革則謂三公
皆爲郡人而後稱佐太祖有功而已記人物則
謂權公守吉昌而倡降麗其不同有如此者至
如四佳徐公序權氏族譜又謂降麗之事在太
祖與萱相持之後若據史氏之文則甄萱未圍

吉昌之前吉昌已降於高麗矣況是役也去豈入都麗祖赴救之日已三年矣徐公乃指爲一事何耶愚嘗合數說而反覆籌之以爲三公皆是郡人而爲城主者金公也倡降麗則權公也而二公與張公皆有助戰之功故麗王於此賞投降則賜姓以寵權公論戰功則從重而首金公而其授功臣之號則三公所同也欲就府地而錫土田俾之世食其入焉若其太師之授獨見於權譜未知何據而權張二公之名蘭版與[illegible]言不同又不知其知何也自是以後三姓子

孫之在境內者張氏未聞焉金氏之冠冕於世
者固多有之而惟權氏最爲繁衍名公巨卿奕
世相望閒亦有爲吏爲民而稱其苗裔者其所
以祀於府司而首吏掌之者疑自太師之孫冊
爲府吏之時始矣歷世既遠寢不如初屋宇庳
湫器服刓敝牲酒瘠酸殆無以稱邦人之心嘉
靖某年中金公光轍來爲府使慨然以是爲己
責廼卽其故處闢而新之會今刑曹判書權公
轍按行至府甚善其事爲之置祭田給典守蓋
金公太師之外派而判書則其閒孫也逮于丙

辰冬今府使權侯紹亦以太師之聞孫來莅政深有感於兩公之志乃於臘晦躬祀于廟並置祭田又給穀百石俾首戶長姓權者掌之取息以供祭其三獻官並以子孫差定每年正朝端午秋夕冬至行事越明年春又治兆域於天燈山而祭之子孫之來助祭者無慮五十餘人亦以子孫爲獻官每年寒食一擧之往者兩公所以樹風聲歸厚德之意得侯措畫而纖悉備具無遺憾矣嗚呼自古當國家潰亂之秋守土之臣有死無貳正也安有以地迎敵因以爲功而

之權哉今以此而論三公之事不無可[illegible]
有少可諉者以其所迎者非吾之讐實力救
者也何也當是之時羅運欲訖眞主龍興而
逆萱之勢猶天卒之戕虐君父瀆亂宮闈極天
下古今之惡雖以麗王之奉辭伐罪反不利於
桐藪憑陵兇威列城莫抗不降則走矣羅朝君
臣坐待滅亡之不暇而其所藉以緩須臾之命
者獨有麗王之救兵耳若是而爲三公者膠守
一節拒麗而死萱則是不共戴天之讐終無以
雪恥而身與國偕亡故決策降麗以討君父之

賊蹙之於一戰而羅都遁北少弭楚氛之惡此麗祖之所謂權而愚所謂可議者然也所可恨者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孟子曰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而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爲天吏者固如是也麗王任天吏之責而不恥賊萱之橫行稽致天罰凡幾年矣及萱遭逆子之變而來奔則尊以尙父又爲之舉兵討逆且麗王入羅都之日秋毫無犯行揖讓之禮於干戈擾攘之際堯舜之德蔑以加矣而卒也墟其社稷而守置之然則向之討賊之意安在揖讓之美

何時此由麗祖有王度而無聖學爲義不終而
歸於小利故也至於是所謂有護者終歸於無
可謂愚恐三公之慮初未及此而竟莫之如何
可勝痛哉雖然古稱本府風俗勤儉惇朴有唐
初之遺風忠義之烈爲南方最故明宗之討南
賊也神宗之禦別抄也恭愍之避紅巾也皆能
出充力以效勞績時君嘉之自府而陞都護自
都護而陞大都護由是言之其始之以地降羅
雖未若守人臣之義於當日其終之迎捄討賊
猶有以激忠義之心於後來斯豈非古之所謂

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歟或曰旣云三功臣
廟則不尊在於權氏而獨以權氏之子孫主祠
事如之何曰觀夫彼一時事幾盡出於權公之
斡旋故遺民之不忘其德尤在於權公矧今增
崇祠事者又皆權氏之胄主之以權何害之有
自今其勿墜定規而永世遵奉則善矣後之人
儻或不幸而遭時之變國非亡羅賊非逆萱師
非麗正而曰我欲行權而降敵則王法之所不
容是又不可以不知者也滉也亦忝於太師外
孫之裔雖不能有與於增崇之事於侯之徵記

又不可以無應於是乎言嘉靖四十年歲在辛酉八月日嘉善大夫前工曹參判眞城李滉記

開寧鄉校聖殿重修記

嘉靖四十有二年秋開寧縣監尹侯希周及其鄉老諸彥遣儒生金公信來告於滉曰縣學聖殿重修已訖功矣請爲文以紀其事滉辭以病且不文而不可得乃徵其事之首末則曰厥初縣未有學舍或假於官廨或寓於僧寺成化癸巳年中縣監鄭侯蘭元始卜地於縣治之北三里許作之三年而克就殿堂齋庖罔有不具且

與之穀三十石使之取息以資士嘉靖元年壬
午太倅斗南之蒞邑也尤留意學校事以謂聖
殿之制草創不可以不更也乃仍其舊址稍變
其方位而改構之厥制殊爲宏敞落成之日有
一文士來視曰倅之舉善矣獨恨殿之位置與
山勢相背耳太倅瞿然曰有是哉方欲從其言
而重改之會遭喪而去遂不果鄉之斯文咸以
殿位之不正爲病而欲改者久矣至今年春校
官金君邕鄉人前訓導李公軒生員李仁壽儒
生金大原及公信倡議重修告于邑主而邑主

從之經始於二月之初不煩民力闔境士流各以其私人趨事赴功不閱月而斷手焉巍然煥然位克正而神可妥矣敢以爲請浼於是嘉諸君用志之勤而復之曰太侯之作殿宇也高庳隘而爲之宏敞矣其坐向之少有不正似若無害於事而一鄉之心同然以爲病必改置而正其方然後爲快何哉人心本正自不安於事之失正神道本正亦非可安於位之非正也然則一殿之位之正也諸君以爲學校之能事其已畢乎鄉人之責分其已盡乎孟子曰古之人所

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諸君於此其亦知所以善推之道乎自學中而言則爲師者必以此自反而思之曰我之敎也其無乃有不正者否乎爲士者必以此自反而思之曰我之學也其無乃有不正者否乎其能正也則益思其勉焉一有不正焉則亟改而正之自一鄕之人而言則亦必以此自反而思之曰我之持身也得無有不正者否乎我之治家也得無有不正者否乎以至於凡處心應事莫不以是揆之其皆正也則益思其勉焉一有不正焉

[illegible]正路而正之此實諸君在今日善推所爲之
道無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不如丘之好學也夫以甘文一縣雖壤地褊小
而介於商星二鉅州之間山川之蓄靈人物之
挺生豈獨於是而無之哉廟貌肇新師生相賀
一境聳慕而不知推所爲以正其他或欲正其
他而又不知務正學以同期於正道之的則雖
有美質如聖人之稱亦何益於作廟興學成就
人材之意哉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
之明卽正道之明也養德性而立根本在乎小

學廣規模而達幹支在乎大學充之以三書五經傳之以諸史百家正學不外於是而正道其在於斯師之所以教士之所以學鄉人之所以率什由是而各得其正焉于以明人倫明正道以副 國家設學致治之盛豈不偉哉而學校之能事鄉人之責任至是而始可謂畢矣盡矣諸君勉之哉

前朝故左司議大夫文公孝子碑閣記

江城縣之南培養山里者前朝故司議大夫文公之舊居也里之中有孝子碑洪武十六年癸

亥朝命旌公之孝行者也其始公持母服在山
間値倭寇衝斥所過殘滅人民逃竄公獨衰絰
饋奠伏前號哭誓死不去賊亦感嘆稱孝而不
加害由是几筵得免於慘禍也公諱益漸江城
人也有行義又以文名於世也擢第於至正庚
子歷仕至左司議右文館提學退于家以終也
至 國朝 太宗大王追嘉公之功行特贈公
參知議政府事藝文館提學而封之爲江城君
也所謂公之功者當至正甲辰中公嘗奉使入
元以公事謫于南荒其放還也途得木綿種子

惟利民是急冒禁齎來濫觴于囊盛而遂大蓄于一國萬世永賴茲爲公之功也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草木百物其初豈皆移種于他而後有耶桑麻菽粟之植凡切於民用而宜於土性者何莫非生於氣化之自然也且以東土之宜於木綿也自開闢以來不知其幾千萬年而天不能生其利地不能興其寶也直待公之一身羇旅放逐之際携取於一束囊裝之餘而後乃始爲茲土之產而阜民財足國用無不餘裕斯又一何其異也我國之於蠶桑雖僅有其種而

絺纊之需錦帛之華不及於民間也則前此閭
俗通用之物不過曰氊裘葛麻之屬而已也至
是而因公識慮之遠而此物之布滿流行遍國
五穀六財同其功也非但三韓之億萬蒼生得
免於羸且凍而能使一國之衣冠文物煥然而
一新也然則我　朝之追錫　寵命非濫典也
宜也又況公之孝誠既有臨死生而不可奪之
節則其不貳心於革命改物之秋可知也是則
公之晩年稱病不仕蓋亦早見而預待之也中
間雖有一出亦在革命之前而趨遂一時吹毛

一本訓導下有李源二字

之言何足以浼公也由是言之吾恐公之大節尤在於是而世或莫之知也公之墓在葛蘆介山狀訴監司而立祠于墓傍差人以守護者公曾孫女參軍李李適妻令人代時年九十六歲而爲之也以令人狀議于鄉先而增置祠舍又置祭位田一結者令人之孫前訓導兄弟也以公田益祠田者縣監成侯遵也而後爲墓地計者無憾也獨碑之立如彼其久也無所庇陰今縣監安侯瑛行春而適見之既下馬致敬而尚得其詳慨然曰先賢之懿行如彼 先王之㫖

賞又如此而碑顔露處玆乃守土者之責也亟
命工鳩材相度立一閣以覆之棟宇翬飛閭井
增輝使勒珉文字無復有雨淋日炙之患而人
之瞻仰者益起其咨嗟贊慕之心焉其有裨尊
賢化俗之意爲如何也安侯之爲政信乎其知
所本矣旣然已前後具事跡而請識與記者源
也而前之識墓祠者方丈山人曹植也後之記
碑閣者退溪老人李滉也記閣之歲則嘉靖四
十二年之癸亥後於立碑之癸亥一百八十有
一年也

易東書院記

書院之制近作於東方而嶺南州郡之建置者比諸道諸邑爲最先而居多焉凡有前賢留蹤播芬之地莫不競慕而爭效之蓋崇德表賢樂育人材固人心之所同願而王政之所宜嘉尚者也吾禮爲縣雖壤地褊小山川秀異人物蔚然文獻之稱粵自古昔縣校之外依山林卽閒曠創置儒館以講道肄業安可無也矧夫麗朝禹祭酒先生晩年退居實在玆土而至今子孫猶存焉若稽史傳所載先生之忠義大節旣足

以動天地撼山岳而經學之明進退之正有大過人者則爲後學師範可以廟食百世者非先生而誰哉故一鄉雅論久有意於祠院之作輒以事力之不逮而難之嘉靖癸亥間苞山郭侯趪來蒞茲邑能以清儉明恕爲治不數年而邑境大安公私裕足於是生員金君富弼趙君穆琴君應夾琴君蘭秀謀於衆曰吾鄉祠院不作則已作則今其時哉不可失也乃同辭以白侯侯樂與之籌畫措置凡需費工力或專或助期可以事成矣諸君退又與鄉之父老羣彥協心

商度各出財力有差得地於縣東北距先生舊
居十有餘里其水爲鼇潭實洛江上流發源於
太白經清凉而南注至此而成潭山之自東彝
來者蜿蟺西迤臨潭而止爰有丘陵依山俯水
奧衍宏敞自成形勢若遠若近峯巒川澤控揖
環帶考卜定基之所無以易此也經始於丁卯
二月是年秋祠及堂齋以次而成僉意屬滉以
命之名滉敢僭率而請之其祠曰尚賢正堂曰
明教左右翼室曰精一也直方也東西兩齋曰
四勿也三省也門之大者曰入道而總之以易

東書院之號侯於是撥寺社田之當還官者又
置他田畝若干結良賤若干名以屬之又多出
布穀以付之然後乃去其有未訖之功又得今
縣宰東萊鄭侯惟一監司密陽朴公啓賢方致
意拳拳鄉士自願納田者自金君以下又七人
焉嗟夫以吾鄉之事力書院之功費苟非郭侯
之善政鄉人之美風繼之以賢侯賢使烏能辦
此舉而無躓於前後哉抑賢祠之所以立學館
之所以闢其本意與實事誠不偶然不知吾輩
一鄉之人士以及遠近之來遊者當何修何務

而可以無忝於斯乎哉竊嘗惟念祭酒先生生
當麗氏之末胡元制命六合霧塞天下之無道
極矣上距程朱之世且一二百年之久而後其
書始至于東譬如積陰之下陽德闖發而將亨
其能闡揚昭揭使其道大行於世責在吾儒之
徒而其見於史者僅有白頤正等數人其所
爲止於云云滅裂可知矣而於先生則史稱之
曰某通經史尤深於易學程傳初來無能知者
某閉門參究而得其旨教授生徒義理之學始
行則先生之學其有以脫去世習之陋而有發

祖宗一本乙

於龍門之餘韻者矣旣云通經史義理之學行
則因程易而達諸經業廣而功懋又可見矣夫
易者斯文之祖宗而程氏之傳發先儒之所未
發先生乃能有得於其書之始東而講授乎此
地其可使泯沒無傳而不爲之紹述也耶此易
東之名所以表院而吾儕後學之所當勉焉者
也雖然學亦多端而歸則一致故明乎五敎唐
虞三代之所同然也而精一執中舜禹傳心之
法也敬義直方周孔體易之學也四勿三省又
顏氏曾氏所以爲仁之功入道之實也道之大

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者知非豊而愚非嗇聖賢之言諭諸人而布在方策者昔始至而今悉備人病不求耳求則無不知之理人病不踐耳踐則皆可行之道由切琢而致磋磨入門墻而覩堂奥習悅而朋樂兩化而義長濟濟乎其遊息亹亹乎其成立居則懷仁而抱義出則尊主而庇民焉所謂本意與實事者於是乎可得而言矣其或不幸而不出乎此所處者猥凡所慕者鄙末甘退産而讓別人好巡山而摘醋梨惟記誦是力纂組是工汲汲焉遑遑焉惟科與利

祿之爲謀由是而得其志則決性命之正以飛
富貴由是而失其圖則移禮義之防以疾貧賤
以言乎其人則進退皆踣以言乎斯院則本實
俱喪斯不亦可羞之極可畏之甚乎孔子謂子
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君子儒爲己前
之所稱是也小人儒爲人後之所云是也以子
夏之賢聖人猶發此戒餘人當何如哉故孟子
曰術不可不愼也凡我入院之士欲爲君子儒
乎欲爲小人儒乎於是而能知其所擇則其庶
乎可免矣名旣定諸君又責滉以記文滉雖老

一本道下有其字 三[illegible]元一本作二

且病爲鄕人而獲覩盛事不欲其苟辭略道梗槩如此其他則趙君之錄詳之矣隆慶元年戊辰孟夏旣望眞城李滉記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三 退 雜著 序 記